

四十二



準貴

契丹滅晉 劉知遠復汴京附

郭威篡漢 劉晏據河東附

三劫連兵

世宗征淮南

通鑑紀事本末卷第四十二

契丹滅晉 劉知遠復汴京附

後晉高祖天福四年成德節度使安重榮出於行伍性粗
率恃勇驕暴每謂人曰今世天子兵彊馬壯則爲之耳府
廨有幡竿高數十尺嘗挾弓矢謂左右曰我能中竿上龍
首者必有天命一發中之以是益自負帝之遣重榮代秘
瓊也戒之曰瓊不受代當別除汝一鎮勿以力取恐爲患
茲深重榮由是以帝爲怯謂人曰秘瓊匹夫耳天子尚畏
之況我以將相之重士馬之衆乎每所奏請多踰分爲執
政所可否意憤憤不快乃聚亡命市戰馬有飛揚之志帝
知之義武節度使皇甫遇與重榮姻家七月徙遇爲昭義

五年。初帝割鴈門之北以賂契丹。由是吐谷渾皆屬契丹。若其貪雲思歸中國。成德節度使安重榮復誘之。於是吐谷渾帥部落千餘帳自五臺來奔契丹。大怒遣使讓帝以招納叛人。

六年春正月丙寅。帝遣供奉官張澄將兵二千索吐谷渾。在并鎮。析代四州山谷者逐之。使還故土。成德節度使安重榮耻臣契丹。見契丹使者必箕踞慢罵。使過其境。或潛遣人殺之。契丹以讓帝。帝為之遜謝。六月戊午。重榮執契丹使。棧刺遣輕騎掠幽州南境。軍於博野。上表稱吐谷渾兩突厥渾契苾沙陁各帥部眾歸附。乞遣使納

契丹告身職牒。言為虜所陵暴。又言自二月以來。令各工精甲壯馬將以上。秋南寇恐天命不佑。與之俱滅。願自備十萬眾與晉共擊契丹。又朔州節度副使趙崇已逐契丹節度使劉山求歸命。朝廷臣相繼以聞。陛下屢敕臣承奉契丹勿自起釁端。其如天道人心難以違拒。機不可失。時不再來。諸節度使沒於虜庭者皆延頸企踵以待王師。良可哀閔。願早決計。表數千言。大抵斥帝父事契丹竭中國以媚無厭之虜。又以此意為書遺朝貴及移藩鎮云。已勒兵必與契丹決戰。帝以重榮方握彊兵。不能制。甚患之時。鄴都留守侍衛馬步都指揮使劉知遠在大梁。泰寧節度使桑維翰知重榮已蓄女姦謀。又慮朝廷重違其意。密上疏

通鑑綱目卷之四十二
口陛下免於晉陽之難而有天下皆契丹之功也不可負
之今重榮恃勇輕敵吐谷渾假手報仇皆非國家之利不
可聽也臣竊觀契丹數年以來士馬精彊吞噬四鄰戰必
勝攻必取割中國之土地收中國之器械其君智勇過人
其臣上下輯睦牛馬蕃息國無天災此未可與為敵也且
中國新敗士氣彫沮以當契丹乘勝之威其勢相去甚遠
又和親既絕則當發兵中塞兵少則不足以待寇兵多則
饋運無以繼之我出則彼歸我歸則彼至臣恐禁衛之士
疲於奔命鎮定之地無復遺民今天下粗安瘡痍未復府
庫虛竭蒸民困弊靜而守之猶懼不濟其可妄動乎契丹
與國家恩義非輕信誓其甚者彼無間隙而自啓釁端就使

公之後患愈重萬一不克大事去矣議者以歲輸緡帛謂
之耗蠹有所卑遜謂之屈辱殊不知兵連而不休禍結而
不解財力將匱耗蠹孰甚焉用兵則武吏功臣過求姑息
邊藩遠郡得以驕矜下陵上替屈辱孰大焉臣願陛下訓
農習戰養兵息民俟國無內憂民有餘力然後觀釁而動
則動必有成矣又鄴都富盛國家藩屏今主帥赴闕軍府
無人臣竊思慢藏誨盜之言勇夫重閉之義乞陛下略加
巡幸以杜姦謀帝謂使者曰朕比日以來煩懣不決今見
卿奏如醉醒矣卿勿以為憂 秋七月帝憂安重榮跋
扈已已以劉知遠為北京留守河東節度使 八月帝
以詔諭安重榮曰爾身為大臣家有老母忿不思難葉彥

與親吾因契丹得天下爾因吾致富貴吾不敢忘德爾乃忘之何邪今吾以天下臣之爾欲以一鎮抗之不亦難乎宜審思之無取後悔重榮得詔愈驕聞山南東道節度使安從進有異志陰遣使與之通謀 九月帝以安重榮

殺契丹使者恚其犯塞乙亥遣安國節度使楊彥珣使于契丹彥珣至其帳契丹主責以使者死狀彥珣曰譬如人家有惡子父母所不能制將如之何契丹主怒乃解 劉知遠遣親將郭威以詔旨說吐谷渾酋長白承福令去安重榮歸朝廷許以節鉞威還謂知遠曰虜性利是嗜安鐵胡止以袍袴賂之今欲其來莫若重賂乃可致耳知遠從之且使謂承福曰朝廷已割爾曹隸契丹爾曹當自安部

洛今乃南來助安重榮為逆重榮已為天下所棄朝夕敗亡爾曹宜早從化勿俟臨之以兵南北無歸悔無及矣承福懼冬十月帥其眾歸于知遠知遠處之太原東山及嵐石之間表承福領大同節度使收其精騎以隸麾下始安重榮移檄諸道云與吐谷渾鞬鞞契苾同起兵既而承福降知遠鞬鞞契苾亦莫之赴重榮勢大沮 冬十二月

安重榮聞安從進舉兵反謀遂決大集境內饑民眾至數萬南向鄴都聲言入朝初重榮與深州人趙彥之俱為散相揮使相得歡甚重榮鎮成德彥之自關西歸之重榮待遇甚厚使彥之招募黨眾然心實忌之及舉兵止用為排陳使彥之恨之帝聞重榮反壬辰遣護聖等馬步三十九

指揮擊之以天平節度使杜重威為招討使安國節度使馬全節副之前未清節度使王周為馬步都虞候 戊戌杜重威與安重榮遇於宗城西南重榮為偃月陳官軍再擊之不動重威懼欲退指揮使死丘王重胤曰兵家忌退鎮之精兵盡在中軍請公分銳士擊其左右翼重胤為公以契丹直衝其中軍彼必狼狽重威從之鎮人陳稍却趙彥之卷旗策馬來降彥之以銀飾鎧胄及鞍勒官軍殺而分之重榮聞彥之叛大懼退匿於輜重中官軍從而乘之鎮人大潰斬首萬五千級重榮收餘衆走保宗城官軍進攻夜分拔之重榮以十餘騎走還鎮州嬰城自守會天寒鎮人戰及凍死者二萬餘人契丹聞重榮及乃聽楊彥珣

還

七年春正月丁巳鎮州牙將自西郭水碾門道官軍入城殺守啤民二萬人執安重榮斬之杜重威殺導者自以為功庚申重榮首至鄴都帝命恣之函送契丹 夏四月契丹以晉招納吐谷渾遣使來讓帝憂絕不知為計五月巳亥始有疾 帝寢疾一日馮道獨對帝命幼子重睿出拜之又令宦者抱重睿置道懷中其音蓋欲道輔立之六月乙丑帝殂道與天平節度使侍衛馬步都虞候景延廣議以國家多難宜立長君乃奏唐晉尹齊王重貴為嗣是日齊王即皇帝位延廣以為巳功始用事禁都下人毋得偶語初高祖疾亟有旨召河東節度使劉知遠入輔政齊

王寢之知遠由是怨齊王。秋七月癸卯加景延廣爵
平章事兼侍衛馬步都指揮使。冬十一月庚寅薨。薨
文章武明德孝皇帝于顯陵廟號高祖。帝之初卽位也
大臣議奉表稱臣告哀於契丹景延廣請致書稱孫。不
稱臣李崧曰屈身以爲社稷何耻之有陛下如此它日必
躬擐甲胄與契丹戰於時悔無益矣延廣固爭馮道依違
其間帝卒從延廣議契丹大怒遣使來責讓且言何得不
先承直還卽帝位延廣復以不遜語答之契丹虛龍節度
使趙延壽欲代晉帝中國屢說契丹擊晉契丹主頗然之
齊王

天福八年帝聞契丹將入寇二月己未發鄴都乙丑至東

京然猶與契丹問遺相往來無虛月。初河陽牙將喬榮
從趙延壽入契丹契丹以爲回圖使往來販易於晉謂郎
大梁及契丹與晉有隙景延廣說帝囚榮於獄悉取邸中
之貨凡契丹之人販易在晉境者皆殺之奪其貨大臣皆
言契丹有大功於晉不可負戊子釋榮慰賜而歸之榮辭
延廣延廣大言曰歸語而主先帝爲北朝所立故稱臣奉
表今上乃中國所立所以降志於北朝者正以不敢忘先
帝盟約故耳爲隣稱孫足矣無稱臣之理北朝皇帝勿信
趙延壽誑誘輕侮中國中國士馬爾所目覩翁怒則來戰
孫有十萬橫磨劍足以相待它日爲孫所敗取笑天下毋
悔也榮自以亡失貨財恐歸獲罪且欲爲異時據驗乃曰

公所言頗多懼有遺忘願記之紙墨延廣命吏書其語以授之榮具以白契丹主契丹主大怒入寇之志始決晉使如契丹者皆繫之幽州不得見桑維翰屢請遂辭以謝契丹每爲延廣所沮帝以延廣爲有定策功故寵冠羣臣又總宿衛兵故大臣莫能與之爭河東節度使劉知遠知延廣必致寇而畏其方用事不敢言但益募兵奏置興德武節等十餘軍以備契丹楊光遠之叛也密告契丹以晉主有德違盟境內大饑公私困竭乘此際攻之一舉可取趙延壽亦勸之契丹主乃集山後及盧龍兵合五萬人使延壽將之委延壽經略中國曰若得之當立汝爲帝又常指延壽謂晉人曰此汝主也延壽信

爲契丹盡力書

取中國之策朝廷頗聞其謀丙辰遣使城南樂及德清軍徵近道兵以備之

開運元年春正月乙亥邊藩馳告契丹前鋒將趙延壽趙延照將兵五萬入寇逼貝州延照思溫之子也先是朝廷以貝州水陸要衝多聚芻粟爲大軍數年之儲以備契丹軍校邵珂性凶悍求清節度使王令溫黜之珂怨望密遣人亡入契丹言貝州粟多而兵弱易取也會令溫入朝執政以前復州防禦使吳繼權知州事繼既至推誠撫士會契丹入寇繼書生無爪牙珂自請願効死繼使將兵守南門繼自守東門契丹主自攻貝州繼悉力拒之燒其攻具殆盡巳卯契丹復攻城珂引契丹自南門入繼赴井死契

丹遂陷貝州所殺且萬人庚辰以歸德節度使高行周為
北面行營都部署以河陽節度使符彥卿為馬軍左廂排
陳使以右神武統軍皇甫遇為馬軍右廂排陳使以陝府
節度使王周為步軍左廂排陳使以左羽林將軍潘環為
步軍右廂排陳使 太原奏契丹入鴈門關邢滄皆奏
契丹入寇 成德節度使杜威遣幕僚曹光裔往說楊光
遠光遠遣光裔入奏朝廷遣使與光裔往復慰諭之事見
之 帝遣使持書遺契丹契丹已屯鄴都不得通而返
壬午以侍衛馬步都指揮使景延廣為御營使前靜難節
度使李周為東京留守是日言同行周以前軍先發時用兵
方略號令皆出延廣宰相以下皆無所預延廣乘勢使氣

諸將雖天子亦不能制乙酉帝發東京辛亥滑州奏

契丹至黎陽戊子帝至澶州契丹主屯元城趙延壽屯南

樂以延壽為魏博節度使封魏王契丹寇太原劉知遠與

白承福合兵二萬擊之甲午以知遠為幽州道行營招討

使杜威為副使馬全節為都虞候丙申遣右武衛上將軍

張彥澤等將兵拒契丹於黎陽 帝復遣譯者孟守忠致

書於契丹求修舊好契丹主復書曰已成之勢不可改也

辛丑太原奏破契丹偉王於秀容斬首三千級契丹目鴉

鳴谷遁去 天平節度副使知鄆州顏衍道觀察判官竇

儀奏博州刺史周儒以城降契丹又與楊光遠通使往還

引契丹自馬家口濟河擒左武衛將軍蔡行遇儀謂景延

廣曰虜若濟河與光遠合則河南危矣延廣然之儀薊州人也 二月甲辰朔命前保義節度使石贊守麻家口前威勝節度使何重建守楊劉鎮護聖都指揮使白再榮守馬家口西京留守安彥威守河陽未幾周儒引契丹將麻荅自馬家口濟河營於東岸攻鄆州北津以應楊光遠麻荅契丹主之從弟也乙巳遣侍衛馬軍都指揮使義成節度使李守貞神武統軍皇甫遇陳州防禦使梁漢瑄懷州刺史薛懷讓將兵萬人緣河水陸俱進守貞河陽漢瑄應州懷讓太原人也丙午契丹圍高行周苻彥卿及先鋒指揮使石公霸於戚城先是景延廣令諸將分地而守無得相救行周等告急延廣徐曰帝帝自將救之契丹解去

三將泣訴救兵之緩幾不免戊申李守貞等至馬家口契丹遣步卒萬人築壘散騎兵於其外餘兵數萬屯河西船數十艘度兵未已晉兵薄之契丹騎兵退走晉兵進攻其壘拔之契丹大敗乘馬赴河溺死者數千人俘斬亦數千人河西之兵慟哭而去由是不敢復東 辛亥定難節度使李彝殷奏將兵四萬自麟州濟河侵契丹之境壬子以彝殷為契丹西南面招討使初契丹主得貝州博州皆憊慰其人或拜官賜服章及敗於戚城及馬家口忿恚所得民皆殺之得軍士燔炙之由是晉人憤怒戮力爭奮楊遠將青州兵欲西會契丹戊午詔石贊分兵屯鄆州以備之詔劉知遠將部兵自土門出相州擊契丹又詔會杜威

馬全節於邢州知遠引兵屯樂平不進 契丹偽棄元城
去伏精騎於古頓丘城以俟晉軍與恒定之兵合而擊之
鄴都留守張從恩屢奏虜已遁亡大軍欲進追之會霖雨
而止契丹設伏旬日人馬饑疲趙延壽曰晉軍悉在河上
畏我鋒銳必不敢前不如卽其城下四合攻之奪其浮梁
則天下定矣契丹主從之三月癸酉朔自將兵十餘萬陳
於澶州城北東西橫掩城之兩隅登城望之不見其際意
行周前軍在戚城之南與契丹戰自午至晡互有勝負
丹主以精兵當中軍而來帝亦出陳以待之契丹主望見
晉軍之盛謂左右曰楊光遠言晉兵半已餒死今何多也
以精騎左右略陳晉軍不動萬弩齊發飛矢蔽地契丹稍

却又攻晉陳之東偏不克苦戰至暮兩軍死者不可勝數

昏後契丹引去營於三十里之外乙亥契丹主帳中小校
竊其馬亡來云契丹主已傳木書收軍北去景延廣疑其
詐閉壁不敢追 契丹主自澶州北分爲兩軍一出滄德

一出深冀而歸所過焚掠方廣千里民物殆盡留趙延昭

爲貝州留後麻荅陷德州擒刺史尹居璠 丁亥詔大

原恒定兵各還本鎮 辛卯馬全節攻契丹泰州拔

之 敕天下籍鄉兵每七戶共出兵械資一卒 夏四

月丁未緣河巡檢使梁進以鄉社兵復取德州己酉命歸

德節度使高行周保義節度使王周留鎮澶州庚戌帝發

澶州甲寅至大梁侍衛馬步都指揮使天平節度使同平

章事景延廣既為上下所惡帝亦憚其不遜難制桑維翰引其不救戚城之罪辛酉加延廣兼侍中出為西京留守以歸德節度使兼侍中高行周為侍衛馬步都指揮使延廣鬱鬱不得志見契丹疆盛始憂國破身危遂日夜縱酒朝廷因契丹入寇國用愈竭復遣使者三十六人分道括率民財各封劔以授之使者多從吏卒攜鎖械刀杖入民家小大驚懼求死無地州縣吏復因緣為姦河南府出緡錢二十萬景延廣率三十七萬留守判官河南盧億言於延廣曰公位兼將相富貴極矣今國家不幸府庫空竭不得已取於民公何忍復因而求利為子孫之累乎延廣慙而止先是詔以楊光遠叛命兗州修守備秦靈節度使安

審信以治樓堞為名率民財以營

戡大理卿張仁愿為

括率使至兗州賦緡錢十萬值安審信不在拘其守藏吏指取錢一困已滿其數丙寅詔諸州所籍鄉兵號武定軍

凡得七萬餘人時兵荒之從歸復有此擾民不聊生丁亥

鄴都留守張從恩上言趙延昭雖據貝州麾下兵皆久客

思歸宜速進軍攻之詔以從恩為貝州行營都部署督諸

將擊之辛卯從恩奏趙延昭縱火天掠棄城而遁屯於瀛

莫阻水自固六月或謂帝曰陛下欲禦北狄安天下

非桑維翰不可丙午復置樞密院以維翰為中書令兼樞

密使事無大小悉以委之數月之間朝廷差治初高祖

割北邊之地以賂契丹由是蔚州刺史折從遠亦北屬契

通鑑綱目卷之四十一 卷四十一
丹欲盡徙河西之民以實遼市州人大恐從遠因保險拒
之及帝與契丹絕遣使諭從遠使攻契丹從遠引兵深入
拔十餘寨戊午以從遠為府州團練使從遠雲州人也

秋八月辛丑朔以河東節度使劉知遠為北面行營都
統順國節度使杜威為都招討使督十三節度以備契丹
桑維翰兩秉朝政出楊光遠景延廣於外至是一制指揮
節度使十五人無敢違者時人服其膽略契丹之入寇也
帝再命劉知遠會兵山東皆後期不至帝疑之謂所親曰
太原殊不助朕必有異圖果有分何不速為之至是雖為
都統而實無臨制之權密謀大計皆不得預知遠亦知見
疎但慎事自守而已郭威見遠有憂色謂知遠曰河東

山河險固風俗尚武士多戰軍謂前勦稼穡動則習軍旅
此霸王之資也何憂乎十二月契丹復大舉入寇盧龍節
度使趙延壽引兵先進契丹前鋒至邢州順國節度使杜
威遣使間道告急帝欲自將拒之會有疾命天平節度使
張從恩鄴都留守馬全節護國節度使安審琦會諸道兵
屯邢州武寧節度使趙在禮屯鄴都契丹主以太兵繼至
建牙於元氏朝廷憚契丹之威詔從恩等引兵稍却於是
諸軍恟懼無復部伍委棄器甲所過焚掠比至相州不復
能整

二年春正月詔趙在禮還屯澶州馬全節還鄴都又遣右
神武統軍張彥澤屯黎陽西京留守景延廣自滑州引兵

守胡梁渡庚子張從恩奏契丹逼邢州詔滑州鄴都復進
軍拒之義成節度使皇甫遇將兵趣邢州契丹寇邢洛磁
三州殺掠殆盡入鄴都境壬子張從恩馬全節安審琦悉
以行營兵數萬陳於相州安陽水之南皇甫遇與濮州刺
史慕容彥超將數千騎前覘契丹至鄴縣將度漳水遇契
丹數萬遇等且戰且却至榆林店契丹大至二將謀曰吾
屬今走死無遺矣乃止布陳曰十至未力戰百餘合相殺
傷甚衆遇馬斃因步戰其僕杜知敏以所乘馬授之遇乘
馬復戰久之稍解顧知敏已斃契丹所擒遇曰知敏義士
不可棄也與彥超躍馬入契丹陳取知敏而還俄而契丹
繼出新兵來戰二將曰吾屬無不可走以死報國耳日且

暮安陽諸將恠覘兵不還安審琦曰皇甫太師寂無聲聞
必爲虜所困語未卒有一騎白遇等爲虜數萬所圍審琦
卽引騎兵出將救之張從恩曰此言未足信必若虜衆猥
至盡吾軍恐不足以當之公往何益審琦曰成敗天也萬
一不濟當共受之借使虜不南來坐失皇甫太師吾屬何
顏以見天子遂踰水而進契丹望見塵起卽解去遇等乃
得還與諸將俱歸相州軍中皆服二將之勇彥超本吐谷
渾也與劉知遠同母契丹亦引軍退其衆自相驚曰晉軍
悉至矣時契丹主在邯鄲聞之卽時北遁不再宿至鼓城
是夕張從恩等議曰契丹傾國而來吾兵不多城中糧不
支一旬萬一有數人往告吾虛實虜悉衆圍我死無日矣

通鑑纂要卷之四十一
不若引軍就黎陽倉南倚大河以拒之可以萬全議未決
從恩引兵先發諸軍繼之擾亂失亡復如發邢州城時從
恩等留步兵五百守安陽橋夜四鼓知相州事符彥倫謂
將佐曰此夕紛紛人無固志五百弊卒安能守橋即召入
棄城爲備至曙望之契丹數萬騎已陳於安陽水北彥倫
命城上揚旌鼓譟約束契丹不測日加辰趙延壽與契丹
惕隱帥衆踰水環相州而南詔右神武統軍張彥澤將兵
趣相州延壽等至湯陰聞之甲寅引還馬全節等擁大軍
在黎陽不敢追延壽悉陳甲騎於相州城下若將攻城狀
符彥倫曰此虜將走耳出甲卒五百陳於城北以待之契
丹果引去以天平節度使張從恩權東京留守庚申振武

節度使折從遠擊契丹圍勝州遂攻朔州帝疾小愈河北

相繼告急帝曰此非安寢之時乃部分諸將爲行計北

面副招討使馬全節等奏據降者言虜衆不多宜乘其散

歸種落大舉徑襲幽州帝以爲然徵兵諸道壬戌下詔親

征乙丑帝發大梁二月壬辰朔帝至滑州壬申命安

審琦中鄴都甲戌帝發滑州乙亥至潼州己卯馬全節等

諸軍以次北上劉知遠聞之曰中國疲弊自守恐不足乃

橫挑疆胡勝之猶有後患況不勝乎契丹自恒州還以羸

兵驅牛羊過邠州城下刺史下邳沈斌出兵擊之契丹以

精騎奪其門州兵不得還趙延壽知城中無餘兵引契丹

急攻之斌在上延壽語曰沈使君吾之故人擇禍莫若輕

何不早降斌曰侍中父子失計隱身虜庭忍帥犬羊以殘
父母之邦不自愧耻更有驕色何哉沈斌弓折矢盡寧爲
國家死耳終不効公所爲明日城陷斌自殺 丙戌詔北
面行營都招討使杜威以本道兵會馬全節等進軍 端
明殿學士戶部侍郎馮玉宣徽北院使權侍衛馬步都虞
候太原李彥韜皆挾恩用事惡中書令桑維翰數毀之帝
欲罷維翰政事李崧劉昫固諫而止維翰請以玉爲樞密
副使玉殊不平丙申中旨以玉爲戶部尚書樞密使以分
維翰之權彥韜少事閻寶爲僕夫後隸高祖帳下高祖自
太原南下留彥韜侍帝爲腹心由是有寵性纖巧與嬖幸
相結以蔽帝耳目帝委信之至矣 升黜將相亦得預議堂

謂人曰吾不知朝廷設文官何所用且欲澄汰徐當盡去
之 初高祖置德清軍於故澶州城及契丹入寇澶州鄴
都之間城戍俱陷議者以澶州鄴都相去百五十里宜於
中途築城以應接南北從之三月戊戌更築德清軍城合
德清南樂之民以實之 乙巳杜威等諸軍會于定州以
供奉官蕭處鈞權知祁州事庚戌諸軍攻契丹泰州刺史
晉廷謙舉州降甲寅取蒲城獲契丹酋長沒刺及其兵二
千人乙卯取遂城趙延壽部曲有降者言契丹主還至虎
北口聞晉取泰州復擁衆南向約八萬餘騎計來夕當至
宜速爲備杜威等懼丙辰退保泰州戊午契丹至泰州已
未晉軍南行契丹踵之晉軍至陽城庚申契丹大至晉軍

與戰逐北十餘里契丹踰白溝而去壬戌晉軍結陳而南胡騎四合如山諸軍力戰拒之是日纔行十餘里人馬飢乏癸亥晉軍至白團衛村埋鹿角爲行寨契丹圍之數重奇兵出寨後斷糧道是日東北風大起破屋折樹營中掘井方及水輒崩士卒取其泥帛絞而飲之人馬俱渴至曙風尤甚契丹主坐奚車中令其衆曰晉軍止此耳當盡擒之然後南取大梁命鐵鷄四面下馬拔鹿角而入奮短兵以擊晉軍又順風縱火揚塵以助其勢軍士皆憤怒大呼口都招討使何不用兵令士卒徒死諸將請出戰杜威曰俟風稍緩徐觀可否馬步都監李守貞曰彼衆我寡風沙之內莫測多少縱力鬪者勝此風乃助我也若俟風止吾

屬無類矣卽呼曰諸軍齊擊賊又謂威曰令公善守禦守貞以中軍決死矣馬軍左相都排陳使張彥澤召諸將問計皆曰虜得風勢宜俟風回與戰彥澤亦以爲然諸將退馬軍右相副排陳使太原藥元福獨留謂彥澤曰今軍中饑渴已甚若俟風回吾屬已爲虜矣敵爲我不能逆風以戰而出其不意爭擊之此兵之詭道也馬步左右相都排陳使苻彥卿曰與其束手就擒曷若以身徇國乃與彥澤元福及左相都排陳使皇甫遇引精騎出西門擊之諸將繼至契丹却數百步彥卿等謂守貞曰且曳隊往來平直前奮擊以勝爲度乎守貞曰事勢如此安可回轆宜長驅取勝耳彥卿等躍馬而去風勢益甚昏晦如夜彥卿等擁

萬餘騎橫擊契丹呼聲動天地契丹大敗而走勢如崩山
 李守貞亦令步兵盡拔鹿角出鬪步騎俱進逐北二十餘
 里鐵鷄既下馬蒼黃不能復上皆委棄馬及鎧仗救地契
 丹散卒至陽城東南水上稍復布列杜威曰賊已破膽不
 宜更令成列遣精騎擊之皆度水去契丹主乘奚車走十
 餘里追兵急獲一橐駝乘之而走諸將請急追之杜威揚
 言曰逢賊幸不死更索衣囊邪李守貞曰兩日人馬渴甚
 今得水飲皆足重難以追寇不若全軍而還乃退保定州
 契丹主至幽州散兵稍集以軍失利杖其酋長各數百唯
 趙延壽得免乙丑諸軍自定州引歸詔以秦州隸定州夏
 四月辛巳帝發瀘州甲申還大梁 順國節度使杜威久

鎮恒州性貪殘自恃貴戚多不法每以備邊為名歛吏民
 錢帛以克私藏富室有珍貨或名姝駿馬皆奪取之或誣
 以罪殺之籍沒其家又畏懦過甚每契丹數十騎入境威
 已閉門登陴或數騎驅所掠華人千百過城下威但瞋目
 延頸望之無意邀取由是虜無所忌憚屬城多為所屠威
 竟不出一卒救之千里之間暴骨如莽村落殆盡威見所
 部殘弊為眾所怨又畏契丹之疆累表請入朝帝不許威
 不俟報遽委鎮入朝朝廷聞之驚駭桑維翰言於帝曰威
 固違朝命擅離邊鎮居常憑恃動親邀求姑息及疆場多
 事曾無守御之意宜因此時廢之庶無後患帝不悅維翰
 曰陛下不忍廢之宜授以近京小鎮勿復委以雄藩帝曰

威朕之密親必無異志但宋國長公主切欲相見耳公勿以為疑維翰自是不敢復言國事以足疾辭位五月丙辰感至大梁 己未杜威獻部曲步騎合四千人并鎧仗庚申又獻粟十萬斛芻二十萬束云皆在本道帝以其所獻騎兵隸扈聖步兵隸護國威復請以為牙隊而廩賜皆仰焉官威又令公主白帝求夫雄節鉞帝許之 六月癸酉以杜威為天雄節度使 契丹連歲入寇中國疲於奔命邊民塗地契丹人畜亦多死國人厭苦之述律太后謂契丹主曰使漢人為胡主可乎曰不可太后曰然則汝何故欲為漢主曰石氏負恩不可容太后曰汝今雖得漢地不能居也萬一蹉跌悔何所及又謂其羣下曰漢兒何得

一向眠自古但聞漢和蕃不聞蕃和漢漢兒果能回意我亦何惜與和桑維翰屢勸帝復請和於契丹以紓國患帝假開封軍將張暉供奉官使奉表稱臣請契丹卑辭謝過契丹主曰使景延廣桑維翰自來仍割鎮定兩道隸我則可和朝廷以契丹語忿謂其無和意乃止及契丹主入大梁謂李崧等曰曷使晉使再來則南北不戰矣 秋八月丙寅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和凝罷守本官加樞密使戶部尚書馮玉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事無大小悉以委之帝自陽城之捷謂天下無虞驕侈益甚四方貢獻珍奇皆歸內府多造器玩廣宮室崇飾後庭近朝莫之及作織錦樓以織地衣用織工數百期年乃成又賞賜優伶

無度桑維翰諫曰曷者陛下親禦胡寇戰士重傷者賞不
過帛數端今優人一談一笑稱旨往往賜束帛萬錢錦袍
銀帶彼戰士見之能不失望曰我曹冒白刃絕筋折骨曾
不如一談一笑之功乎如此則士卒解體陛下誰與衛社
稷乎帝不聽馮玉每善承迎帝意田是益有寵嘗有疾在
家帝謂諸宰相曰白刺史以上俟馮玉出乃得除其倚任
如此玉乘勢弄權四方賂遺輻湊其門由是朝政益壞
九月戊申置威信軍於曹州遣侍衛馬步都指揮使李
守貞戍澶州 乙卯遣彰德節度使張彥澤戍恒州 初
帝疾未平會正旦樞密使中書令桑維翰遣女僕入宮起
居太后因問皇弟睿近讀書否帝聞之以告馮玉玉因諧

維翰有廢立之志帝疑之遂守貞素惡維翰馮玉李彥韜
與守貞合謀排之以中書令行開封尹趙寧柔而易制其
為以代維翰十二月罷維翰政事為開封尹以瑩為中書
令李崧為樞密使守侍中維翰遂稱足疾希復朝謁杜絕
賓客或謂馮玉曰桑維翰元老今既解其樞務縱不留之
相位猶當優以大藩奈何使以之尹京親猥細之務乎玉曰
恐其反耳曰儒生安能反玉曰縱不自反恐其教人耳
三年定州西北二百里有狼山土人築堡於山上以避胡
寇堡中有佛舍尼孫深意居之以妖術惑眾言事頗驗遠
近信奉之中山人孫方簡及弟行友自言深意之姪不飲
酒食肉事深意甚謹深意卒方簡嗣行其術稱深意坐化

嚴飾事之如生其徒日滋會曹與契丹絕好北邊賦役繁
重寇盜充斥民不安其業方簡行友因帥鄉里豪健者據
守為寨以自保契丹入寇方簡帥眾邀擊頗獲其甲兵牛
馬軍資入挈家往依之者益眾久之至千餘家遂為羣盜
懼為吏所討乃歸款朝廷朝廷亦資其禦寇署東北招收
指揮使方簡時入契丹境抄掠多所殺獲既而邀求不已
朝廷小不副其意則舉眾降於契丹請為鄉道以入寇時
河北大饑民餓死者所在以萬數兗鄆滄貝之間盜賊蠡
起更不能禁天雄節度使杜威遣元隨軍將劉延翰市馬
於邊方簡執之獻於契丹延翰逃歸六月壬戌至大梁言
方簡欲乘中國凶饑引契丹入寇宜為之備 乙丑定州

言大月勒兵壓境詔以天平節度使侍衛馬步都指揮使
李守貞為北面行營都部署義成節度使皇甫遇副之彰
德節度使張彥澤充馬軍都指揮使兼都虞候義武節度
使劉人李殷兗步軍都指揮使兼都排陳使遣護聖指揮
使臨清王彥超太原白延遇以部兵十營詣邢州時馬軍
都指揮使鎮安節度使李彥韜方用事視守貞蔑如也守
貞在外所為事無大小彥韜必知之守貞外雖敬奉而內
恨之 秋七月有自幽州來者言趙延壽有意歸國樞
密使李崧馮玉信之命天雄節度使杜威致書於延壽具
述朝旨啖以厚利洛州軍將趙行實嘗事延壽遣齋書潛
往遺之延壽復書言久處異域思歸中國乞發大軍應接

拔身南去辭旨懇密朝廷欣然復遣行實詣延壽與爲期
八月李守貞言與契丹千餘騎遇於長城北轉關
四十里斬其酋帥解里擁餘衆入水溺死者甚衆 丁卯
詔李守貞還屯澶州 帝旣與契丹絕好數召吐谷渾酋
長白承福入朝宴賜甚厚承福從帝與契丹戰澶州又與
張從恩戍滑州屬歲大熟遣其部落還太原畜牧於嵐石
之境部落多犯法劉知遠無所縱捨部落知朝廷微弱且
畏知遠之嚴謀相與遁歸故地有白可久者位亞承福帥
所部先亡歸契丹契丹用爲雲州觀察使以誘承福知遠
與郭威謀曰今天下多事置此屬於太原乃腹心之疾也
不如去之承福家甚富伺用銀槽威勸知遠誅之收其

貨以贍軍知遠密表吐谷渾去久覆難保請遷於內地帝遣
使發其部落千九百人分置河陽及諸州知遠遣威誘承
福等入居太原城中因誣承福等五族謀叛以兵圍而殺
之合四百口籍沒其家貨詔褒賞之吐谷渾由是遂微

九月契丹三萬寇河東壬辰劉知遠敗之於楊武谷斬
首七千級 張彥澤奏敗契丹於定州北又敗之於秦州
斬首二千級 契丹使瀛州刺史劉延祚遣樂壽監軍王
繼書請舉城內附且云城中契丹兵不滿千人乞朝廷發
輕兵襲之已爲內應又今秋多雨自瓦橋以北積水無際
契丹主已歸牙帳雖聞關南有變地遠阻水不能救也繼
與天雄節度使兼中書令杜威屢奏瀛蓟棄此可取深州

刺史慕容遷獻瀛莫圖馮玉李崧信以爲然欲發大兵迎趙延壽及延祚先是侍衛馬步都指揮使天平節度使李守貞數將兵過廣晉杜威厚待之贈金帛甲兵動以萬計守貞由是與威親善守貞入朝帝勞之曰聞卿爲將常費私財以賞戰士對曰此皆杜威盡忠於國以金帛資臣臣安敢掠有其美因言陛下若它日用兵臣願與威戮力以清沙漠帝由是亦賢之及將北征帝與馮玉李崧議以威爲元帥守貞副之趙瑩私謂馮李曰杜令國威貴爲將相而所欲未厭心常慊慊豈可復假以兵權必若有事北方不若止任守貞爲愈也不從冬十月辛未以威爲北面行營都招討使以守貞爲兵馬都監泰寧節度使安審琦爲

左右廂都指揮使武寧節度使苻彥卿爲馬軍左廂都指揮使義成節度使皇甫遇爲馬軍右廂都指揮使永清節度使梁漢璋爲馬軍都排陳使前威勝節度使宋彥筠爲步軍左廂都指揮使奉國左廂都指揮使王饒爲步軍右廂都指揮使洺州團練使薛懷讓爲先鋒都指揮使仍下敕榜曰專發大軍往平黠虜先收瀛莫安定關南次復幽燕邊平塞北又曰有能擒獲虜主者除上鎮節度使賞錢萬緡絹萬匹銀萬兩時自六月積雨至是未止軍行及饋運者甚艱苦杜威李守貞會兵於廣晉而北行威屢使公主入奏請益兵曰今深入虜境必資衆力由是禁軍皆徑其麾下而宿衛空虛十一月丁酉以李守貞權知幽州

行府事已亥杜威等至瀛州城門洞啓寂若無人威等不
敗進聞契丹將高謨翰先已引兵潛出威遣梁漢璋將二
千騎追之漢璋遇契丹於南陽務敗死威等聞之引兵而
南時東城等數縣請降威等焚其廬舍掠其婦女而還
契丹主大舉入寇自易定趣恒州杜威等至武彊聞之將
自冀貝而南彰德節度使張彥澤時在恒州引兵會之言
契丹可破之狀威等乃復趣恒州以彥澤爲前鋒甲寅威
寺至中度橋契丹已據橋彥澤帥騎爭之契丹焚橋而退
皆兵與契丹夾瀘沱而軍始契丹見晉軍大至又爭橋不
勝恐晉軍急度瀘沱與恒州合勢擊之議引兵還及聞晉
軍築壘爲持久之計遂不去杜威雖以貴戚爲上將性

備伏備裨皆節度使但口相承迎置酒作樂罕議軍事磁
州刺史兼北面轉運使李穀說威及李守貞曰今大軍去
州咫尺煙火相望若多以三股木置水中積薪布土其
上橋可立成密約城中舉火相應夜募壯士斫虜營而入
表裏合勢虜必遁逃諸將皆以爲然獨杜威不可遣穀南
至懷孟督糧契丹以大兵當晉軍之前潛遣其將蕭翰
通事劉重進將百騎及羸卒竝西山出晉軍之後斷晉糧
道及歸路樵采者遇之盡爲所掠有逃歸者皆稱虜衆之
盛軍中恟懼翰等至變城城中戍兵千餘人不覺其至狼
狽降之契丹獲晉民數其面曰奉敕不殺縱之南走運夫
在道遇之皆棄車驚潰翰契丹之舅也十二月丁巳朔李

秋自書密奏具言大軍危急之勢請車駕幸滑州遣高行
周苻彥卿扈從及發兵守澶州河陽以備虜之犇衝遣軍
將關勳走馬上之已未帝始聞大軍屯中度是夕關勳至
庚申杜威奏請益兵詔悉發守宮禁者得數百人赴之又
詔發河北及滑孟澤潞芻糧五十萬詣軍前督迫嚴急所
在鼎沸辛酉威又遣從者張祚等來告急祚等還爲契丹
所獲自是朝廷與軍前聲問兩不相通時宿衛兵皆在行
宮人心惶惶莫知爲計開封尹桑維翰以國家危在旦夕
求見帝言事帝方在苑中調鷹鷂不見又詣執政言之執
政不以爲然退謂所親曰晉氏不血食矣帝欲自將北征
李彥韜諫而止時以彥卿雖任行營職事帝留之使戍荆

州口壬戌詔以歸德節度使高行周爲北面都部署以彥
卿副之共戍澶州以西京留守景延廣戍河陽且張形勢
奉國都指揮使王清言於杜威曰今大軍去恒州五里守
此何爲營孤食盡勢將自潰請以步卒二千爲前鋒奪橋
開道公帥諸軍繼之得入恒州則無憂矣威許諾遣清與
宋彥筠俱進清戰甚銳契丹不能支勢小却諸將請以大
軍繼之威不許彥筠爲契丹所敗浮水抵岸得免因退走
清獨帥麾下陳於水北力戰互有殺傷屢請救於威威竟
不遣一騎助之清謂其衆曰上將握兵坐觀吾輩困急而
不救此有異志吾輩當以死報國耳衆感其言莫有退者
至暮戰不息以新兵繼之清及士衆盡死由是諸軍

皆在氣清洛州人也甲子契丹遣以兵環晉營內外斷絕軍中食且盡杜威與李守貞宋彥筠謀降契丹威潛遣腹心詣契丹牙帳邀求重賞契丹主給之曰趙延壽威望素淺恐不能帝中國汝果降者當以汝爲之威喜遂定降計丙寅伏甲召諸將出降表示之使署名諸將駭愕莫敢言者但唯唯聽命威遣閔門使高勳齎詣契丹契丹主賜詔慰納之是日威悉命軍士出陳於外軍士皆踊躍以爲且戰威親諭之曰今食盡無歸當與汝曹共求生計因命釋甲軍士皆慟哭聲振原野威守貞仍於衆中揚言主上失信信任奸邪猜忌於已聞者無不切齒契丹主遣趙延壽衣赭袍至晉營慰撫士卒曰彼皆汝物也杜威已下皆迎

謁於馬前亦以赭袍衣威以示晉軍其實皆戲之耳以威爲大傅李守貞爲司徒威引契丹主至恒州城下諭順國節度使王周以已降之狀周亦出降戊辰契丹主入恒州遣兵襲代州刺史王暉以城降之先是契丹屢攻易州刺史郭璘固守拒之契丹主每過城下指而歎曰吾能吞併天下而爲此人所扼及杜威既降契丹主遣通事耿崇美至易州誘諭其衆衆皆降璘不能制遂爲崇美所殺璘邢州人也義武節度使李殷安國留後方太皆降於契丹契丹主以孫方簡爲義武節度使麻荅爲安國節度使以客省副使馬崇柞權知恒州事契丹翰林承旨吏部尚書張礪言於契丹主曰今大遼已得天下中國將相宜用中國

人爲之不宜用北人及左右近習苟政令乖失則人心不服雖得之猶將失之契丹主不從引兵自邢相而南杜威將降兵以從遣張彥澤將二千騎先取大梁且撫安吏民以通事傅住兒爲都監杜威之降也皇甫遇初不預謀契丹主欲遣遇先將兵入大梁遇辭退謂所親曰吾位爲將相敗不能死忍復圖其主乎至平棘謂從者曰吾不食累日矣何面目復南行遂扼吭而死張彥澤倍道疾驅夜度白馬津壬申帝始聞杜威等降是夕又聞彥澤至滑州召李崧馮玉李彥韜入禁中計事欲詔劉知遠發兵入援癸酉未明彥澤自封丘門斬關而入李彥韜帥禁兵五百赴之不能遏彥澤植兵明德門外城中大擾帝於宮中起火

自携劔驅後宮十餘人將赴火爲親軍將薛超所持俄而彥澤自寬仁門傳契丹主與太后書慰撫之且召桑維翰景延廣帝乃命滅火悉開宮城門帝坐苑中與后妃相聚而泣召翰林學士范質章降表自稱孫男臣重貴禍至神惑運盡天亡今與太后及妻馮氏舉族於郊野面縛待罪次遣男鎮寧節度使延煦威信節度使延寶奉國寶一金印三出迎太后亦上表稱新婦李氏妾傅住兒入宣契丹主命帝脫黃袍服素衫再拜受宣左右皆掩泣帝使召張彥澤欲與計事彥澤曰臣無面目見陛下帝復召之彥澤微笑不應或勸桑維翰逃去維翰曰吾大臣逃將安之坐而俟命彥澤以帝命召維翰維翰至天街遇李崧駐馬語

未畢有軍吏於馬前揖維翰赴侍衛司維翰知不免顧謂
 崧曰侍中當國今日國亡反令維翰死之何也崧有愧色
 彥澤倨坐見維翰維翰責之曰去年拔公於罪人之中復
 領大鎮授以兵權何乃負恩至此彥澤無以應遣兵守之
 宣徽使孟承誨素以佞巧有寵於帝至是帝召承誨欲與
 之謀承誨伏匿不至張彥澤捕而殺之彥澤縱兵大掠貧
 民乘之亦爭入富室殺人取其貨二日方止都城為之一
 空彥澤所居寶貨山積自謂有功於契丹晝夜以酒樂自
 娛出入騎從常數百人其旗幟皆題赤心為主見者笑之
 軍士擒罪人至前彥澤不問所犯但瞋目豎三指即驅出
 斷其腰領彥澤素與閹門使高勳不協乘醉至其家殺其

叔父及弟尸諸門首士民不寒而慄中書舍人李濤謂人

曰吾與其逃於溝瀆而不免不若往見之乃投刺謁彥澤

曰上疏請殺太尉人李濤謹來請死彥澤欣然接之謂濤

曰舍人今日懼乎濤曰濤今日之懼亦猶足下昔年之懼

也彥使高祖用濤言事安至此彥澤大笑命酒飲之濤引

滿而去旁若無人天福七年張彥澤獲亡將楊洪斷其手足斬之朝義節度使王周奏之帝釋而

不問李濤伏閤極論其罪甲戌張彥澤遷帝於開封府頃刻不得留宮

中慟哭帝與太后皇后乘肩輿宮人宦者十餘人步從見

者流涕帝悉以內庫金珠自隨彥澤使人諷之曰契丹主

至此物不可匿也帝悉歸之亦分以遺彥澤彥澤擇取其

奇貨而封其餘以待契丹彥澤遣控鶴指揮使李筠以兵

守帝內外不通帝姑烏氏公主賂守門者入與帝訣相持而泣歸第自經死帝與太后所上契丹主表音皆先示彥澤然後敢發帝使取內庫帛數段主者不與曰此非帝物也又求酒於李崧崧亦辭以它故不進又欲見李彥韜彥韜亦辭不往帝惆悵久之馮玉佞張彥澤求自送傳國寶冀契丹復任用楚國夫人丁氏延煦之母也有美色彥澤使人取之太后遲迴未與彥澤詔言立載之去是夕彥澤殺桑維翰以帶加頸白契丹主云其自經契丹主曰吾無意殺維翰何爲如是命厚撫其家高行周苻彥卿皆詣契丹牙帳降契丹主以陽城之戰爲彥卿所敗詰之彥卿曰臣當時惟知爲晉主竭方今日死生_在命契丹主笑而澤

之巳卯延煦延實自牙帳還契丹主明帝手詔且遣解里謂帝曰孫勿憂必使汝有噉飯之所帝心稍安士衆謝恩契丹以所獻傳國寶追琢非工又不與前史相應疑其非真以詔書詰帝使獻真者帝奏頃王從珂自焚舊傳國寶不知所在必與之俱燼此寶先帝所爲羣臣備知臣今日焉敢隱實乃止帝聞契丹主將度河欲與太后於前塗奉迎張彥澤先奏之契丹主不許有司又欲使帝銜羖羊大臣輿櫬迎於郊外先具儀注白契丹主契丹主曰吾遣奇兵直取大梁非受降也亦不許又詔晉文武群官一切如故朝廷制度並用漢禮有司欲備法駕迎契丹主報曰吾方擐甲搃戎太常儀衛未暇施也皆却之先是契丹主

通鑑綱目卷四十二
至相州卽遣兵趣河陽捕景延廣延廣倉猝無所逃伏往見契丹主於封丘契丹主詰之曰致兩主失歡皆汝所爲也十萬橫磨劍安在召喬榮使相辨證事凡十條延廣初不服榮以紙所記語示之乃服每服一事輒授一籌至八籌延廣但以面伏地請死乃鎖之丙戌晦百官宿於封禪寺

後漢高祖天福十二年春正月丁亥朔百官遙辭晉主於城北乃易素服紗帽迎契丹主伏路側請罪契丹主貂帽貂裘乘甲駐馬高阜命起改服撫慰之左衛上將軍安叔千獨出班胡語契丹主曰汝安沒字邪汝昔鎮邢州已累表輸誠我不忘也汝千拜謝呼躍而退晉主與太后已下

迎於封丘門外契丹主辭不見契丹主入門民皆驚呼而走契丹主登城樓遣通事諭之曰我亦人也汝曹勿懼會當使汝曹蘇息我無心南來漢兵引我至此耳至明德門下馬拜而後入宮以其樞密副使劉密權開封尹事日暮契丹主復出屯於赤岡高勳訴張彥澤殺其家人於契丹主契丹主亦怒彥澤剽掠京城并傳住兒鎖之以彥澤之罪宣示百官問應死否皆言應死百姓亦投牒爭疏彥澤罪已丑斬彥澤住兒於北市仍命高勳監刑彥澤前所殺士大夫之孫皆經杖號哭隨而詬詈以杖扑之動命斷腕出鎖剖其心以祭死者市人爭破其腦取髓齧其肉而食之契丹送景延廣歸其國庚寅宿陳橋夜伺守者稍

怠扼吭而死 辛卯契丹以晉主爲負義侯置於黃龍府黃龍府卽慕容氏和龍城也契丹主使謂李太后曰聞重貴不用母命以至於此可求自便勿與俱行太后曰重貴事妾甚謹所以失者違先君之志失兩國之歡耳今幸蒙大恩全生保家母不隨子欲何所歸癸巳契丹遷晉主其家人於封禪寺遣大同節度使兼侍中河內崔廷勳以兵守之契丹主數遣使存問晉主每聞使至舉家憂恐時雨雪連旬外無供億上下凍餒太后使人謂寺僧曰吾嘗於此飯僧數萬今日獨無一人相念邪僧辭以虜意難測不敢獻食晉主陰祈守者爲稍得食是日契丹主自赤山引兵入宮都城諸門及宮中皆以契丹守衛晝夜不釋

兵仗礮大於門以竿懸羊皮於庭爲厭勝契丹主謂晉羣臣曰自今不修甲兵不戰馬輒賦省役天下太平矣廢東京降開封府爲汴州尹爲防禦使乙未契丹主改服中國衣宗室官起居皆如舊制趙延壽張礪共薦李崧之才會威勝節度使馮道自鄧州入朝契丹主素聞二人名皆禮重崧爲太子太師充樞密使道守太僕於樞密院道分遣使召以詔書賜晉之藩鎮晉之藩鎮爭表稱臣被召者無不犇馳而至惟彰義節度使史匡威據涇州不受命王威廷瑋之子也雄武節度使何重建斬契丹使者以秦成階三州降蜀初杜重威旣以晉軍降契丹契丹主悉收其鎧數百萬貯柘州

馬數萬歸其國遣重威將兵來追之及河契丹主以
 晉兵之衆恐其爲變欲悉以胡騎擁而納之河流或諫曰
 晉兵在它所者尚多彼聞降者盡死必皆拒命爲患不若
 且撫之徐思其策契丹乃使重威以其衆屯陳橋會久
 雪官無所給士卒凍餒咸怨重威相聚而泣重威每出道
 旁人皆罵之契丹主猶欲誅晉兵趙延壽言於契丹主曰
 皇帝親冒矢石以取晉國欲自有之乎將爲它人取之乎
 契丹主變色曰朕舉國南征五年未解甲僅能得之豈憂
 它人乎延壽曰晉國南有唐西有蜀常爲仇敵皇帝亦知
 之乎曰知之延壽曰晉國東自沂密西及秦鳳延袤數千
 里邊於吳蜀常以兵戍之南方暑濕上之人不能居也

它日車駕北歸以晉國如此之大無兵守之吳蜀必相與
 乘虛入寇如此豈非爲它人取之乎契丹主曰我不知也
 然則奈何延壽曰陳橋降卒可分以戍南邊則吳蜀不能
 爲患矣契丹主曰吾昔在上黨矢於斷割悉以唐兵授晉
 旣而返爲仇讎北向與吾戰幸勤累年僅能勝之今幸入
 吾手不因此時悉除之豈可復留以爲後患乎延壽曰鄉
 由晉兵於河南不質其妻子故有此憂今若悉徙其家於
 相定雲朔之間每歲分番使戍南邊何憂其爲變哉此上
 策也契丹主悅曰善惟大王所以處之由是陳橋兵始得
 免分遣還營 癸卯晉主與太妃馮后及弟睿
 子延煦延寶俱北遷後宮左右從者百餘人契丹遣三百

騎接送之又遣晉中書令趙堂樞密使馮玉馬軍都指揮使李彥韜與之俱晉主在塗供饋不繼或時與太后俱絕食舊臣無敢進謁者獨磁州刺史李穀迎謁於路相對泣下穀曰臣無狀負陛下因頓首以獻晉主至中度橋見杜重威塞歎曰天乎我家何負為此賊所破慟哭而去契丹主以前燕京留守劉晞為西京留守末康王元欲之弟留晞為義成節度使族人郎伍為鎮寧節度使兀欲姊婿潘聿撚為橫海節度使趙延壽之子匡贊為護國節度使漢將張彥超為雄武節度使史侁為彰義節度使安審副使劉晏僧為忠武節度使前護國節度使侯益為鳳翔節度使權知鳳翔府事隸繼勳為保大節度使晞涿州人也

既而何重建附蜀中匡威不受代契丹勢稍沮 晉主之絕契丹也匡國節度使劉繼勳為宣徽北院使頗預其謀契丹主入汴繼勳入朝契丹主責之時馮道在殿上繼勳急指道曰馮道為首相與景延廣實為此謀臣位卑何敢發言契丹主曰此叟非多事者勿妄引之命鎖繼勳將送黃龍府趙在禮至洛陽謂人曰契丹主嘗言莊宗之亂由我所致我此行良可憂契丹遣契丹將述軋奚王拽刺勃海將高謨翰成洛陽在禮入謁拜於庭下拽刺等皆踞坐受之乙卯在禮至鄭州聞繼勳被鎖大驚夜自經於馬櫪間契丹主聞在禮死乃釋繼勳繼勳莫憤而卒劉晞在契丹嘗為樞密使同平章事至洛陽詬奚王曰趙在禮漢家

大臣爾北方一酋長耳安得賜之如此立於庭下以挫之
由是洛人稍安契丹主廣受四方貢獻大縱酒作樂每謂
晉臣曰中國事我皆知之吾國事汝曹弗知也趙延壽請
給上國兵廩食契丹主曰吾國無此法乃縱胡騎四出以
收馬為名分番剽掠謂之打草穀丁壯斃於鋒刃老弱委
以溝壑自東西兩畿及鄭滑曹濮數百里間財畜殆盡契
丹主謂判三司劉昫曰契丹兵三十萬既平晉國應有優
賜速宜營辨時府庫空竭昫不知所出請括借都城士民
錢帛自將相以下皆不免又分遣使者數十人詣諸州括
借皆迫以嚴誅人不聊生其意無所頒給皆蓄之內庫欲
奮歸其國於是內外怨憤始由是皆契丹皆思逐之矣 初

晉主與河東節度使中書令北平王劉知遠相猜忌雖以
為北面行營都統徒尊以虛名而諸軍進止實不得預聞
知遠因之廣募士卒陽城之戰諸軍散卒歸之者數千人
又得吐谷渾財畜由是河東富彊冠諸鎮步騎至五萬人
晉主與契丹結怨知遠知其必危而未嘗論諫契丹屢深
入知遠初無邀遮入援之志及聞契丹入汴知遠分兵守
四境以防侵軼遣客將安陽王峻奉三表詣契丹主一賀
入汴二以太原夷夏雜居戍兵所聚未敢離鎮三以應有
貢物值契丹將劉九一軍自土門西入屯於南川城中憂
懼俟召還此軍道路始通可以入貢契丹主賜詔褒美及
進畫親加兒字於知遠姓名之上仍賜以木拐胡法優禮

大臣則賜之如漢賜几杖之比惟偉王以叔父之尊得之
 知遠又遣北都副留守太原白文珂入獻奇繒名馬契丹
 主知知遠觀望不至及文珂還使謂知遠曰汝不事南朝
 又不事北朝意欲何所俟邪蕃漢孔目官郭威言於知遠
 曰虜恨我深矣王峻言契丹貪殘失人心必不能久有中
 國或勸知遠舉兵進取知遠曰用兵有緩有急當隨時制
 宜今契丹新降晉軍十萬虎據京邑未有它變豈可輕動
 哉且觀其所利止於貨財貨財既足必將北去况冰雪已
 消勢難久留宜待其去然後取之可以萬全昭義節度使
 張從恩以地迫懷洛欲入朝於契丹遣使謀於知遠知遠
 曰我以一隅之地安敢抗天下之大君宜先行我當繼往

從恩以為然判官高防諫曰公晉室懿親不可輕變所節
 從恩不從左驍衛大將軍王守恩與從恩姻家時在上黨
 從恩以副使趙行遷知留後陟守恩權巡檢使與高防佐
 之遂行守恩建立之子也 契丹主召晉百官悉集於庭
 問曰吾國廣大方數萬里有君長二十七人今中國之俗
 異於吾國吾欲擇一人君之如何皆曰天無二日夷夏之
 心皆願推戴皇帝如是者再契丹主乃曰汝曹既欲君我
 今茲所行何事為先對曰王者初有天下應大赦三月丁
 巳朔契丹主服通天冠絳紗袍登正殿設樂懸儀衛於庭
 百官朝賀華人皆法服胡人仍胡服立於文武班中間下
 制稱大遼會同十年大赦仍云自今節度使刺史毋得置

牙兵市戰馬趙延壽以契丹主負約心怏怏令李崧言於契丹主曰漢天子所不敢望乞為皇太子崧不得已為言之契丹主曰我於燕王雖割吾肉有用於燕王吾無所愛然吾聞皇太子當以天子兒為之豈燕王所可為也因令為燕王遷官時契丹以恒州為中京翰林承旨張礪奏擬燕士中京留守大丞相錄尚書事都督中外諸軍事樞密使如故契丹主取筆塗去錄尚書事都督中外諸軍事而行之劉知遠聞何重建降蜀歎曰戎狄憑陵中原無主令藩鎮外附吾為方伯良可愧也於是將佐勸知遠稱尊號以號令四方觀諸侯去就知遠不許聞晉王北遷聲言欲出兵并陘迎歸晉陽丁卯命武節都指揮使榮澤史弘

肇集諸軍於毬場告以出師之期軍士皆曰今契丹陷京城執天子天下無主主天下者非我王而誰宜先正位號然後出師爭呼萬歲不已知遠曰虜勢尚彊吾軍威未振富且建功業士卒可知命左右遏止之已巳行軍司馬潞城張彥威等三上牋勸進知遠疑未決郭威與都押牙冠氏務邠入說知遠曰今遠近之心不謀而同此天意也王不棄此際取之謙讓不居恐人心且移移則反受其咎知遠從之契丹以其將劉愿為保義節度副使陝人苦其暴虐奉國都頭王晏與指揮使趙暉都頭侯章謀曰今胡虜亂華乃吾屬奮發之秋河東劉公威德遠著吾輩若殺意舉陝城歸之為天下唱取富貴如反掌耳暉等然之晏

兵壯士數人夜踰牙城入府出庫兵以給衆庚午旦斬愿首懸諸府門又殺契丹監軍奉暉爲留後晏徐州暉澶州章太原人也 辛未劉知遠卽皇帝位自言未忍改晉國又惡開運之名乃更稱天福十二年壬申詔諸道爲契丹括率錢帛者皆罷之其晉臣被迫脅爲使者勿問令詣行仁自餘契丹所在誅之 甲戌帝自將東迎晉主及太后至壽陽聞已過恒州數日乃留兵戍承天軍而還晉主旣出塞契丹無復供給從官宮女皆自采木實葦葉而食之至錦州契丹令晉主及后妃拜契丹主阿保機墓晉主不勝屈辱泣曰薛超誤我馮后陰令左右求毒藥欲與晉主俱自殺不果契丹主聞帝卽位以迎事歐崇美爲昭義節

度使高唐英爲彰德節度使崔廷勳爲河陽節度使以控扼要害初晉置鄉兵號天威軍教習歲餘村民不閑軍旅竟不可用悉罷之但令七戶輸錢十千其鎧仗悉輸官而無賴子弟不復肯復農業山林之盜自是而繁及契丹入汴縱胡騎打草穀又多以其子弟及親信左右爲節度使刺史不通政事華人之狡獪者多往依其麾下教之妄作威福措歛貨財民不堪命於是所在相聚爲盜多者數萬人少者不減千百攻陷州縣殺掠吏民滏陽賊帥梁暉有衆數百送款晉陽求效用帝許之磁州刺史李穀密通表於帝令暉襲相州暉偵知高唐英未至相州積兵器無守備丁丑夜遣壯士踰城入啓關納其衆殺契丹數百其守

將突圍走暉據州自稱留後表言其狀 戊寅帝還至晉陽議率民財以賞將士夫人李氏諫曰陛下因河東創大業未有以惠澤其民而先奪其生生之資殆非新天子所以救民之意也今宮中所有請悉出之以勞軍雖復不厚人無怨言帝曰善即罷率民傾內府蓄積以賜將士中外聞之大悅李氏晉陽人也 建雄留後劉在明朝于契丹以節度副使駱從朗知州事帝遣使者張晏洪等如晉州諭以已即帝位從朗皆囚之大將藥可儔殺從朗推晏洪權留後庚辰遣使以聞契丹主遣右諫議大夫趙鼎使晉州括率錢帛徵督甚急從朗既死民相帥兵殺熙契丹主賜趙暉詔即以爲保義留後暉斬契丹使者焚其詔遣使

使河間趙矩奉表詣晉陽契丹遣其將高謨翰攻暉不克帝見矩甚喜曰子挈咽喉之地以歸我天下不足定也矩因勸帝早引兵南向以副天下之望帝善之辛巳以暉爲保義節度使侯景爲鎮國節度使保義軍馬步都指揮使王晏爲絳州防禦使保義軍馬步副都指揮使 鎮寧節度使邪律郎伍性殘虐澶州人苦之賊帥王瓊帥其徒千餘人夜襲據南城北度浮航縱兵大揀圍郎伍於牙城契丹主聞之甚懼始遣天平節度使李守貞天雄節度使程重威還鎮由是無久留河南之意遣兵救澶州瓊退屯近郊遣其弟超奉表來求救癸未帝厚賜超遣還瓊兵敗爲契丹所殺 契丹迷律太后遣使以其國中酒饌脯果賜

契丹主賀正晉國契丹主與羣臣宴於永福殿 東方登
盜大起陷宋亳密三州契丹主謂左右曰我不知中國之
人難制如此亟遣秦寧節度使安審琦武寧節度使符彥
卿等歸鎮仍以契丹兵送之彥卿至埽橋賊帥李仁恕帥
衆數萬急攻徐州彥卿與數十騎至城下揚鞭欲招諭之
仁恕控彥卿馬請從相公入城彥卿子昭序自城中遣軍
校陳守習繼而出呼於賊中曰相公已陷虎口聽相公助
賊攻城城不可得也賊知不可劫乃相帥羅拜於彥卿馬
前乞赦其罪彥卿與之誓乃解去 三月丙戌朔契丹

主服赭袍坐崇元殿百官行入閣禮 戊子帝遣使以詔

書安集農民保聚山谷避契丹之患 契丹主復召晉

百官諭之曰天時向暑吾難以留欲暫至上國省太后當
留親信一人於此爲節度使百官請迎太后契丹主曰太
后族大如古栢根不可移也契丹主欲盡以晉之百官自
隨或曰舉國北遷恐搖人心不如稍稍遷之乃詔有職事
者從行餘留大梁復以汴州爲宣武軍以蕭翰爲節度使
翰述律太后之兄子其妹復爲契丹主后翰始以蕭爲姓
自是契丹后族皆稱蕭氏 壬寅契丹主發大梁晉文武
諸司從者數千人諸軍吏卒又數千人宮女宦官數百人
盡載府庫之寶以行所留樂器儀仗而已夕宿赤岡契丹
主見村落皆空命有司發牒數百通所在招撫百姓然竟
不禁胡騎剽掠丙午契丹自白馬渡河謂宣徽使高勳曰

吾在上國以射獵爲樂至此令人悒悒今得歸死無恨矣
庚戌以皇弟北京馬步都指揮使崇行太原尹 辛亥
契丹主將攻相州梁暉請降契丹主赦之許以爲防禦使
暉疑其詐復棄城拒守夏四月己未未明契丹主命蕃漢
諸軍急攻相州食時克之悉殺城中男子驅其婦女而北
胡人擲嬰孩於空中舉刃接之以爲樂留高唐英守相州
唐英閤城中遺民男女得七百餘人其後節度使王繼弘
歛城中髑髏瘞之凡得十餘萬或告磁州刺史李穀謀舉
州應漢契丹主執而詰之穀不服契丹主引手於車中若
取所獲文書者穀知其詐因請曰必有其驗乞顯示之凡
六詰穀辭氣不屈乃釋之 帝以從弟北京馬軍都指揮

使信領義成節度使充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武節都指揮
使史弘肇領忠武節度使充步軍都指揮使右都押牙楊
邠權樞密使蕃漢兵馬都孔目官郭威權副樞密使兩使
都孔目官南樂王章權三司使 契丹主見所過城邑丘
墟謂蕃漢羣臣曰致中國如此皆燕王之罪也顧張礪曰
爾亦有力焉 契丹昭義節度使耿崇美屯澤州將攻潞
州乙丑詔史弘肇將步騎萬人救之 帝聞契丹北歸欲
經略河南故以弘肇爲前驅又遣謙萬進出北方以分契
丹兵勢萬進并州人也 契丹主以船數十艘載晉鎧仗
將自汴沂河歸其國命寧國都虞候榆次武行德將士卒
千餘人部送之至河陰行德與將士謀曰今爲虜所制將

遠去鄉里人生會難死安能為異域之鬼乎虜勢不能久
 留中國不若共逐其黨堅守河陽以俟天命之所歸者而
 臣之豈非長策乎眾以為然行德即以鎧仗授之相與殺
 契丹監軍使會契丹河陽節度使崔廷勳以兵送耿崇美
 之潞州行德遂乘虛入據河陽眾推行德為河陽都部署
 行德遣弟行友奉蠟表聞道詣書陽契丹遣武定節度使
 方太詣洛陽巡檢至鄭州州有戍兵共迫太為鄭王梁嗣
 密王朱乙逃禍為僧嵩山賊帥張遇得之立以為天子取
 嵩岳神袞冕以衣之帥眾萬餘襲鄭州太擊走之太以契
 丹尚疆恐事不濟說論以兵欲與之俱西眾不從太自西
 門逃奔洛陽戍兵既失太反譖太於契丹云脅我為亂太

遣子師朗自訴於契丹契丹將麻答殺之太無以自明會
 羣盜攻洛陽契丹留守劉晞棄城奔許州太乃入府行留
 守事與巡檢使潘環擊群盜却之張遇殺朱乙請降伊闕
 賊帥自稱天子誓眾於南郊壇將入洛陽太逆擊走之太
 欲自歸於晉陽武行德使人誘太曰我裨校也公舊鎮此
 地今虛位相待太信之至河陽為行德所殺蕭翰遣高謨
 翰援送劉晞自許還洛陽晞疑潘環構其眾逐已使謨翰
 殺之戊辰武行友至晉陽庚午史弘肇奏遣先鋒將馬誨
 擊契丹斬首千餘級時耿崇美崔廷勳至澤州聞弘肇兵
 已入潞州不敢進引眾而南弘肇遣誨追擊破之崇美廷
 勳與奚王拽刺退保懷州辛未以武行德為河陽節度使

契丹主聞河陽亂嘆曰我有三失宜天下之叛我也諸道括錢一失也令上國人打草穀二失也不早遣諸節度使還鎮三失也契丹主至臨城得疾及藥城病甚苦執聚冰於胃腹手足且啖之丙子至殺胡林而卒國人剖其腹實鹽數斗載之北去晉人謂之帝妃趙延壽恨契丹主負約謂人曰我不復入龍沙矣即日先引兵入恒州契丹未康王元欲及南北二王各以所部兵相繼而入延壽欲拒之恐失大援乃納之時契丹諸將已密議奉元欲為主元欲登鼓角樓受叔兄拜而延壽不之知自稱受契丹皇帝遺詔權知南朝軍國事仍下教布告諸道所以供給元欲與諸將同元欲銜之恒州諸門管鑰及倉庫出納元欲皆

主之延壽使人請之不與契丹主喪至國沐律太后不哭曰待諸部寧壹如故則葬汝矣帝之自壽陽還也留兵千人戍承天軍戍兵聞契丹北還不為備契丹襲擊之戍兵驚潰契丹焚其市邑一日狼煙百餘舉帝曰此虜將遁張虛勢也遣親將葉仁魯將步騎二千赴之會契丹出剽掠仁魯棄虛大破之于丑復取承天軍或說趙延壽曰契丹諸大人數日聚謀此必有變今漢兵不減萬人不若先事圖之延壽猶豫不決壬午延壽下令以來月朔日於待賢館上事受文武官賀其儀宰相樞密使拜於階上節度使以下拜於階下李崧以虜意不同事理難測固請趙延壽未行此禮乃止五月乙酉朔永康王元欲召

延壽及張礪和凝坐崧馮道於所館飲酒元欲妻素以兒
事延壽元欲從容謂延壽曰妹自上國來寧欲見之乎延
壽欣然與之俱入良久元欲出謂礪等曰燕王謀反適已
鎖之矣又曰先帝在汴時遺我一籌許我知南朝軍國近
者臨崩別無遺詔而燕王擅自知南朝軍國豈理耶下令
延壽親黨皆釋不問間一日元欲至待賢館受蕃漢官謁
賀笑謂張礪等曰燕王果於此禮上吾以鐵騎圍之諸公
亦不免矣後數日集蕃漢之臣於府署宣契丹主遺制其
略曰末康王大聖皇帝之嫡孫人皇王之長子太后鍾愛
羣情允歸可於中京即皇帝位於是始舉哀成服 帝
集羣臣庭議進取諸將咸請出師并陞次取鎮魏先定河

北則河南拱手自服帝欲自石曾趨上黨鄂威曰虜主雖
死黨衆猶盛各據堅城我出河北兵少路迂傍無應援若
羣虜合勢共擊我軍進則遮前退則邀後糧餉路絕此危
道也上黨山路險澁粟少民殘無以供億亦不可由沂者
陝晉二鎮相繼欵附引兵從之萬無一失不出兩旬洛水
定矣帝曰卿言是也蘇逢吉等曰史弘肇大軍已屯上黨
群虜繼道不若出天井抵孟津爲便司天奏太歲在午不
利南行宜由晉絳抵陝帝從之辛卯詔以十二日發北京
告諭諸道 甲午以太原尹崇爲北京留守以趙州刺史
李存瓌爲副留守河東幕僚真定李驤爲少尹牙將太原
蔚進爲馬步指揮使以佐之存瓌唐莊宗之從弟也 丙

申帝發太原自陰地關出晉絳丁酉史弘肇奏克澤州始
弘肇攻澤州刺史程令奇固守不下帝以弘肇兵少欲召
還蘇逢吉楊邠曰今陝晉河陽皆已向化崔廷勳耿崇美
朝夕遁去若召弘肇遠則河南人心動搖虜勢復壯矣帝
未決使人諭指於弘肇曰兵已及此勢如破竹可進不可
退與逢吉等議合帝乃從之弘肇遣部將李萬超說令奇
令奇乃降弘肇以萬超權知澤州 崔廷勳耿崇美悉全
拽刺合兵逼河陽張遇帥眾數千救之戰於南阪敗死武
行德出戰亦敗閉城自守拽刺欲攻之廷勳曰今北軍已
去得此何用且殺一夫猶可惜况一城乎聞弘肇已得澤
州乃釋河陽還保 州弘肇將至廷勳等擁眾北遁過

州大掠而去契丹在河南者相繼北去弘肇引兵與武行
德合弘肇爲人沈毅寡言御眾嚴整將校小不從命立擣
殺之士卒所過犯民田及繫馬於樹 昏斬之軍中惕息
莫敢犯令故所向必克帝自晉陽安行入洛及汴兵不血
刃皆弘肇之力也帝由是倚愛之辛丑帝至霍邑 甲
辰帝至晉州 帝之卽位也絳州刺史李從朗與契丹將
成霸卿等拒命帝遣西南面招討使護國節度使白文珂
攻之未下帝至城下命諸軍四布而勿攻以利害諭之戊
申從朗舉城降帝命親將分護諸門士卒一人毋得入以
偏將薛瓊爲防禦辛亥帝至陝州趙暉自御帝馬而入
壬子至石壕汴人有來迎者 六月乙卯帝至新安西

京留司官悉來迎，丙辰帝至洛陽入居宮中。汴州百官奉表來迎，詔諭以受契丹補署者皆勿自疑，聚其告牒而焚之。趙遠更名上交，命鄭州防禦使郭從義先入大梁，清宮密令殺李從益及王淑妃、淑妃且死曰：吾兒為契丹所立，何罪而死？何不留之？使每歲寒食以一盂麥飯、酒。明宗陵乎聞者泣下。戊午帝發洛陽，辛酉汴州百官竇贊固等迎於滎陽。甲子帝至大梁，晉之藩鎮相繼來降。戊辰帝下詔大赦，凡契丹所除節度使下至將吏各安職任，不復變更。復以汴州為東京，改國號曰漢，仍稱天福年曰。余未忍忘晉也。復書棄汝三節度。秋閏七月庚辰制，遣宗廟太祖高皇帝世祖光武皇帝皆百世不遷，又立四親廟，追尊諡號凡六廟。

三叛連兵

後漢高祖天福十二年夏五月乙酉朔，契丹永康王兀欲囚趙延壽於怕州。辛丑帝遣使詢河中節度使趙匡贊，仍以契丹囚其父延壽告之。秋七月，或傳趙延壽已死。郭威言於帝曰：趙匡贊契丹所署，今猶在河中，宜遣使弔祭，因起復移鎮彼。既家國無歸，必感恩承命。從之。會鄴都留守天雄節度使兼中書令杜重威、天平節度使兼侍中李守貞皆奉表歸命。重威仍請移屯鎮歸德。節度使兼中書令高行周入朝，丙申徙重威為歸德節度使，以行周代之。守貞為護國節度使，加兼中書令。徙護國節度使趙匡

資為晉昌節度使後二年延壽始卒於契丹 杜重威自
 少附契丹負中國內常疑懼及移鎮制下復拒而不受
 其子弘璩質於麻答以求援趙延壽有幽州親兵二千在
 恒州指搆使張璉將之重威請以守魏麻答遣其將楊衮
 將契丹千五百人及幽州兵赴之閏月庚午詔削奪重威
 官爵以高行周為招討使鎮寧節度使慕容彥超副之以
 討重威 慕容彥超欲急攻城行周欲緩之由是二將不
 協帝恐生它變欲自將擊重威九月戊寅詔李渾魏滂雲
 庚辰帝發大梁 晉昌節度使趙匡贊恐不從朝廷
 所容冬十月遣使降蜀請自東南路出兵應援 帝至鄴
 都遣給事中陳觀往諭指重威復閉門拒之城中食浸竭

將士多出降者慕容彥超固請攻城帝從之丙午規督諸
 將攻城自寅至辰士卒傷者萬餘人死者千餘人不克而
 彥超乃不敢復言初契丹留幽州兵千五百人戍大梁
 帝入大梁或告幽州兵將為變帝盡殺之於繁臺之下及
 圍鄴都張 幽州兵二千助重威拒守帝屢遣人招諭
 許以不死璉曰繁臺之卒何罪而戮今守此以死為期耳
 由是城久不下十一月丙辰內殿直韓訓獻攻城之具帝
 曰城之所恃者衆心耳衆心苟離城無所保用此何為杜
 重威之叛也觀察判官金鄉王敏屢諫不聽及食竭力
 盡甲戌遣敏奉表出降乙亥重威子弘璩來見丙子妻石
 氏來見石氏即晉之宋國長公主也帝復遣入城丁丑重

威開門出降城中餓死者什七八存者皆尪瘠無人狀張
璉先邀朝廷信誓詔許以歸鄉里及出降殺璉等將校數
十人縱其士卒北歸將出境大掠而去郭威請殺重威牙
將百餘人并重威家皆籍之以賞戰士從之以重威為太
傅兼中書令楚國公重威每出入路人往往擲瓦礫詬之
臣光曰漢高祖殺幽州無辜千五百人非仁也誘張璉而
誅之非信也杜重威罪大而赦之非刑也仁以合衆信以
行令刑以懲姦失此三者何以守國其祚運之不延也宜
哉

十二月丙戌帝發鄴都 蜀主遣雄武都押牙
吳崇暉以樞密使王處回書招鳳翔節度使侯益庚寅以
山南西道節度使兼中書令張勣為北面行營招討安

撫使雄武節度使何重建副之宣徽使韓保貞為都虞候
其將兵五萬虜剗出散關重建出隴州以擊鳳翔奉饗肅
衛都虞候李廷珪將兵二萬出子午谷以拔長安諸軍登
成都旌旗數十里 死已帝至大梁 侯益請降於蜀使
吳崇暉持兵籍糧帳西還與趙匡贊同上表請出兵平定
關中

乾祐元年春正月帝以趙匡贊侯益與蜀兵共為寇患之
會回鶻入貢訴稱為党項所阻乞兵應接詔右衛大將軍
王景崇將軍齊藏珍將禁軍數千赴之因使之經略關西
晉昌節度判官李恕久在趙延壽幕下延壽使之佐匡贊
匡贊將入蜀恕諫曰燕王入胡豈所願哉今漢家新得天

下方務招懷若謝罪歸朝必保富貴入蜀非全計也蹄泠
不容尺鯉公必悔之匡贊乃遣恕奉表請入朝景崇等未
行而恕至帝問恕匡贊何為附蜀對曰匡贊自以身受虜
官父在虜廷恐陛下未之察故附蜀求苟免耳臣以為國
家必應存撫故遣臣來祈哀帝曰匡贊父子本吾人也不
幸陷虜今延壽方墜檻拜吾何忍更害匡贊乎即聽其入
朝侯益亦請赴二月四日聖書節上壽景崇等將行帝召
入卧内敕之曰匡贊益之心皆未可知汝至彼彼已入朝
則勿問若尚遷延顧望當以便宜從事 趙匡贊不俟李
恕返命已離長安丙子入見王景崇等至長安聞蜀兵已
入秦州以兵少發水道及趙匡贊牙兵千餘人同拒之景

崇恐匡贊牙兵亡逸欲文其面微露風旨軍校趙思綰首
請自文其面以帥下景宗悅齊藏珍竊言曰思綰凶暴難
制不如殺之景崇不聽思綰魏州人也蜀李廷珪將至長
安聞趙匡贊已入朝欲引歸王景崇邀之敗廷珪於子午
谷張虔釗至寶鷄諸將議不協按兵未進侯益聞廷珪西
還因閉壁拒蜀兵虔釗勢孤引兵夜遁景崇帥鳳翔隴外
涇鄜坊之兵追敗蜀兵於散關俘將卒四百人 丁丑帝
殂秘不發喪庚辰下詔稱重威父子因朕小疾謗議搖衆
并其子弘璋弘聰弘琛皆斬之二月辛巳發喪宣遺制皇
子承祐即皇帝位 詔以王景崇兼鳳翔巡檢使景崇引
兵至鳳翔侯益尚未行景崇以禁兵分守諸州或觀景崇

殺益景崇以受先朝密旨嗣主未之知或疑於專殺猶豫未決益聞之不告景崇而去景崇悔自詎戊戌益入朝隱帝問何故召蜀軍對曰臣欲誘致而殺之帝哂之

三 月侯益家富於財厚賂執政由是大臣爭譽之丙寅以益兼中書令行開封尹 侯益盛毀王景崇於朝言其恣橫

景崇聞益尹開封知事已變內不自安且怨朝廷會詔遣供奉官王益如鳳翔徵趙匡贊牙兵詣闕趙思綰等甚懼

景崇因以言激之思綰途中謂其黨常彥卿曰小太尉已落其手吾屬至京師并死矣奈何彥卿曰臨機制變子勿

復言癸酉至長安求興節度副使安友規巡檢喬守溫出迎王益置酒於客亭 思綰前白曰壕寨使已定舍館於城

東今將士家屬皆在城中欲各入城挈家詣城東宿友規等然之時思綰等皆無鎧仗既入西門有州校坐門側思

綰遽奪其劍斬之其徒因大譟持白挺殺守門者十餘人乃遣其黨守諸門思綰入府開庫取鎧仗給之友規等皆

逃去思綰遂據城集城中少年得四千餘人繕城隍葺樓櫓旬日間戰守之具皆備王景崇諷鳳翔吏民表景崇知

軍府事朝廷患之甲戌徙靜難節度使王守恩為永興節度使徙保義節度使趙暉為鳳翔節度使竝回平章事以

景崇為邠州留後令便道之官號州令人靖邊庭殺團練使出令方驅掠州民奔趙思綰至潼關潼關守將出擊之

甚表比日潰 丁丑邠涇同華四鎮鎮上言護國節度使兼

中書令李守貞與永興鳳翔同及始守貞開杜重威死而懼陰有異志自以晉世嘗為上將有戰功素好施得士卒心漢室新造天子年少初立執政皆後進有輕朝廷之志及招納亡命養死士治城塹繕甲兵晝夜不息遣人間道齎丸結契丹屢為邊庭所獲浚儀人趙修已素善術數守貞鎮滑州署司戶參軍累從移鎮為守貞言時命不可勿妄動前後切諫非一守貞不聽乃稱疾歸鄉里僧摠倫以術媚守貞言其必為天子守貞信之又嘗會將佐置酒引弓指舐掌虎圖曰吾有非常之福當中其舌一發中之左右皆賀守貞益自負會趙思綰據長安奉表獻衞衣於守貞守貞自謂天人協契乃自稱秦孟暹其驍將平陸

王繼勳將兵據潼關以思綰為晉昌節度使同州距河中最近臣國節度使李彥威常謂守貞所為奏請先為之備詔滑州為軍都指揮使羅金山將部兵戍同州故守貞起兵同州不為所併金山雲州人也夏四月以鎮寧節度使郭從義充永興行營都部署將侍衛兵討趙思綰戊子以保義節度使白文珂為河中行營都部署內客省使王浚為都監辛卯削奪李守貞官爵命文珂等會兵討之乙未以寧江節度使侍衛步軍都指揮使尚洪遷為西面行營都虞候王景崇遷延不之邠州閱集鳳翔下壯詐言討趙思綰仍牒邠州會兵王景崇遣蜀鳳州刺史公彥書求通互市壬戌蜀主使彥復書招之六月乙

西王景崇遣使請降于蜀亦受李守貞官爵 西面行營
都虞候尚洪遷攻長安重傷而卒 秋七月鳳翔節度

使趙暉至長安乙亥表王景崇反狀益明請進兵擊之

自河中來興鳳翔三鎮拒命以來朝廷繼遣諸將討之照

義節度使常思屯潼關自從珂屯同州趙暉屯咸陽惟郭

從義王峻置柵近長安而二人相惡如水火自春徂秋皆

相仗莫肯攻戰帝患之欲遣重臣臨督 八月壬午以

郭威爲西面軍前招諭安撫使諸軍皆受威節度威將行

問策於太師馮道道曰守貞自謂舊將爲士卒所附願公

勿愛官物以賜士卒則奪其所恃矣威從之由是衆心始

附於威詔白文珂趣河中趙暉趣鳳翔 戊子蜀改鳳翔

曰岐陽軍已丑以王景崇爲岐陽節度使同平章事 郭

威與諸將議攻討諸將欲先取長安鳳翔鎮國節度使扈

彥珂曰今三叛連衡推守貞爲主守貞亡則兩鎮自破矣

若捨近而攻遠萬一王趙拒吾前守貞倚吾後此危道也

威善之於是威自陝州白文珂及寧江節度使侍衛步軍

都指揮使劉詞自同州常思自潼關三道攻河中威撫養

士卒與同苦樂小有功輒厚賞之微有傷常親視之士無

賢不肖有所陳啓皆溫辭色而受之違忤不怒小過不責

由是將卒咸歸心於威始李守貞以禁軍嘗在麾下受

其恩施又士卒素驕苦漢法之嚴謂其至則叩城奉迎可

坐而待之既而士卒新受賜於郭威皆忘守貞舊恩已亥

至城下揚旗伐鼓踊躍詭譟守貞視之失色白文珂克西
 關城柵於河西當思柵於城南威柵於城西未幾威以當
 思無將頽才先遣歸鎮諸將欲急攻城威曰守貞前朝宗
 將健鬪好施屢立戰功况城臨大河樓堞完固未易輕也
 且彼馮城而鬪吾仰而攻之何異帥士卒投湯火乎夫魚
 有盛衰攻有緩急時有可否事有後先不若且設長圍而
 守之使飛走路絕吾洗兵牧馬坐食轉輸渴飽有餘俟城
 中無食公帑家財皆竭然後進梯衝以逼之飛書檄以招
 之彼之將士脫身逃死父子且不相保况烏合之眾乎思
 緒景崇但分兵縻之不足慮也乃發諸州民夫二萬餘人
 使曰文珂等帥之刻去壕築連城列隊伍而圍之威又謂

諸將曰守貞鄉畏高祖不取賜張以我輩崛起大原事功
 未著有輕我心故敢反耳正宜靜以制之乃偃旗卧鼓但
 循河設火舖連延數十里番步卒以守之遣水軍艤舟於
 岍寇有潛往來者無不擒之於是守貞如坐網中矣。九
 月蜀兵援王景崇軍于散關趙暉遣都監李彥從襲擊破
 之蜀兵遁去。王景崇盡殺侯益家屬七十餘人益子前
 天平行軍司馬仁矩先在外得免庚申以仁矩為隰州刺
 史仁矩子延廣尚在襁褓乳母劉氏以己子易之抱延廣
 而逃乞食至於大梁歸於益家。李守貞屢出兵欲突長
 圍皆敗而反遣人齋蠟丸求救於唐蜀契丹皆為邏者所
 獲城中食且盡殍死者日衆守貞憂形於色召總倫詰之

通鑑綱目卷之九十一
五十一
總倫曰大王當爲天子人不能奪但此分野有災待磨滅
將盡只餘一人一騎乃大王鵠起之時也守貞猶以爲然
冬十月王景崇遣其子德讓趙思綰遣其子懷又見蜀主
於成都戊寅景崇遣兵出西門趙暉擊破之遂取西關城
景崇退守太城暉塹而圍之數挑戰不出暉潛遣千餘人
懷甲執兵效蜀旗幟循南山而下令諸軍聲言蜀兵至矣
景崇果遣兵數千而迎之暉設伏掩擊盡殪之自是景崇
不復敢出蜀主遣山南西道節度使安思謙將兵救鳳翔
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母昭裔上疏諫曰臣竊見
莊宗皇帝志貪西顧前蜀主意欲北行凡在庭臣皆貢諫
疏殊無聽納有何所成只此兩朝可爲鑒誠不聽又遣雄

武節度使韓保貞引兵出泝陽以分漢兵之勢王景崇遣
前義成節度使酸棗李彥舜等逆蜀兵丙申安思謙屯右
界漢兵屯寶雞思謙遣眉州刺史申貴將兵二千趣模壁
設伏於竹林丁酉旦貴以兵數百匿寶雞而陳漢兵逐
之伏遇而敗蜀兵遂北破寶雞寨蜀兵去漢兵復入寶雞
己亥思謙進屯渭水漢益兵五千戊寶雞思謙畏之謂衆
曰糧少敵強宜更爲後圖辛丑退屯鳳州尋歸興元貴潞
州人也彰武節度使高允權與定難節度使李彝殷有
隙李守貞密求援於彝殷發兵屯延丹境上聞官軍圍河
中乃退甲辰允權以其狀聞彝殷亦自訴朝廷和解之
初沈丘人舒元嵩山道士楊訥俱以遊客于李守貞守貞

為漢所攻遣元更姓朱訥更姓李名平間道奉表求救于
 唐唐諫議大夫查文徽兵部侍郎魏岑請出兵應之唐上
 命北面行營招討使李金全將兵救河中以清淮節度使
 劉彥貞副之文徽為監軍使岑為沿淮巡檢使軍于沂州
 之境金全與諸將方會食候騎白有漢兵數百在澗北皆
 羸弱請掩之金全令曰敢言過澗者斬及暮伏兵四起金
 鼓聞十餘里金全曰曷可與之戰乎時唐士卒厭兵莫有
 鬪志又河中道遠執不相及十一月丙寅唐兵退保海
 州唐主遣帝書謝請復通商旂且請赦守貞朝廷不報
 王景崇累表告急於蜀蜀主命安思謙再出兵救之十二
 月壬午思謙自興元引兵屯鳳州請先運糧四十萬斛乃

再出境蜀主曰觀思謙之意安肯為朕進取然亦發興州
 與元米數萬斛以饋之戊子思謙進中散開遣馬步使高
 彥儔眉州刺史申貴擊漢前營安都寨破之庚寅思謙敗
 漢兵於玉女澗漢兵退屯寶雞思謙進屯模壁韓保貞出
 新關壬辰軍于隴州神前漢兵不出保貞亦不敢進趙暉
 告急於郭威威自往赴之時李守貞遣副使周光遜裨將
 王繼勳晁知遇守城西威戒白文珂劉詞曰賊苟不能突
 圍終為我擒萬一得出則吾不得復留於此成敗之機於
 是乎在賊之驍銳盡在城西我去必來突圍爾曹謹備之
 威至華州聞蜀兵食盡引去威乃還韓保貞聞安思謙去
 亦退保弓川寨

隱帝乾祐二年春正月郭威將至河中白文珂出迎之戊申夜李守貞遣王繼勳等引精兵千餘人循河而南襲漢柵坎岸而登遂入之縱火太譟軍中狼狽不知所爲劉詞神色自若下令曰小盜不足驚也帥衆擊之客省使閻昺卿曰賊甲皆黃紙爲火所照易辨耳衆無鬪志何裨將李筠曰安有無事食君祿有急不死關者邪援稍先進衆從之河中兵退走死者七百人繼勳重傷僅以身免巴西郭威至劉詞迎馬首請罪威厚賞之曰吾所憂正在於此微兄健鬪幾爲虜嗚然虜伎殫於此矣晉卿忻州人也守貞之欲攻河西柵也先遣人出酷酒於村壘或背負不責其直邏騎多醉由是河中兵得潛行入寨幾至不守郭威

乃下令將士非犒宴無得私飲愛將李審晨飲少酒威怒

曰汝爲吾帳下首違軍令何以齊衆立斬以徇詔以靜

州議定難軍二月辛未李彝殷上表謝彝殷以中原多故

有輕傲之志每藩鎮有叛者常陰助之邀其重賂朝廷知

其事亦以恩澤羈縻之夏四月河中城中食且盡民

餓死者什五六癸卯李守貞出兵五千餘人齎梯橋分五

道以攻長圍之西北隅郭威遣都監吳虔裕引兵橫擊之

河中兵敗走殺傷大半奪其攻具五月丙午守貞復出兵

又敗之擒其將魏延朗鄭賓王子周光遜王繼勳等知遇

帥其衆千餘人來降守貞將士降者相繼威乘其離散庚

申督諸軍百道攻之趙思綰好食人肝嘗面剖而膾之

膾盡人猶未死又好以酒吞人膽謂人曰吞此千枚則膽無敵矣及長安城中食盡取婦女幼稚爲軍糧日計數而給之每犒軍輒屠數百人如羊豕法思綰計窮不知所出郭從義使人誘之初思綰少時求爲左驍衛上將軍致仕李肅僕肅不納曰是人目亂而語誕它日必爲叛臣肅妻張氏全義之女也曰君今拒之後且爲患乃厚以金帛遺之及思綰據長安肅閑居在城中思綰數就見之拜伏如故禮肅曰是子亟來且汗我欲自殺妻曰曷若勸之歸國會思綰問自全之計肅乃與判官程讓能說思綰曰公本與國家無嫌但懼罪耳今國家三道用兵俱未有功若以此時飛然改圖朝廷必言自可不失官貴孰與坐而待斃

于思綰從之遣使詣關請降乙丑以思綰爲華州留後都

指揮使常彥卿爲魏州刺史令便道之官秋七月甲

辰趙思綰釋甲出城受詔郭從義以兵守其南門復遣還

城思綰求其牙兵及鎧仗從義亦給之思綰遷延收斂財

賄三改行期從義等疑之密白郭威請圖之威許之壬子

從義與都監南院宣徽使王峻按轡入城處于府舍召

思綰別因執之并常彥卿及其父兄部曲三百人皆斬於

市甲寅郭威攻河中克其外郭李守貞收餘衆退保

城諸將請急攻之威曰天鳥窮則啄况一軍乎涸水取魚

安用急爲壬戌李守貞與妻及子崇勳等自焚威入城

其子崇玉等及所署宰相靖餘孫愿樞密使劉芮國師

倫等送大梁磔於市徵趙修已爲翰林天文威闕守貞
書得朝廷權臣及藩鎮與守貞交通書詞意悖逆欲奏
祕書郎榆次王溥諫曰魑魅乘夜爭出見日自消願一切
焚之以安反及威從之 戊辰加永興節度使郭從義
平章事徙鎮國節度使扈彥珂爲護國節度使以河中行
營馬步都虞候劉詞爲鎮國節度使 八月戊戌郭威
至大梁入見帝勞之賜金帛衣服玉帶駿馬辭曰臣受命
期年僅克一城何功之有且臣將兵在外凡鎮安京師供
億所須使兵食不乏皆諸大臣居中者之力也臣安敢
膺此賜請徧賞之又議加領之鎮辭曰楊邠位在臣上未
有茅土且唯幄之臣不可以分茅爲比九月壬寅徧賜

相樞密宣徽三司侍衛使九人與威如一帝欲特賞威

口運籌建畫出於廟堂發兵饋糧資於藩鎮暴露戰鬥在

於將士而功獨歸臣臣何以堪之乙巳加威兼侍中史弘

璧兼中書令辛亥加竇貞固司徒蘇逢吉司空蘇禹珪左

僕射楊邠右僕射諸大臣議以朝廷執政溥加恩恐藩鎮

缺望乙卯加天雄節度使高行周守太師山南東道節度

使安審琦守太傅秦寧節度使符彥卿守太保河東節度

使劉崇兼中書令己未加忠武節度使劉信天平節度使

慕容彥超平盧節度使劉錫並兼侍中辛酉加朔方節度

使馮暉定難節度使李彝殷兼中書令冬十月壬申加義

武節度使孫方簡武寧節度使劉贊同平章事壬午加吳

越王弘傲尚書令楚王希廣太尉丙戌加荆南節度使高
保融兼侍中諱者以郭威不專有其功推以分人信為美
矣而國家爵位以一人立功而覃及天下不亦濫乎 初
邢州人周璨為諸衛將軍罷秩無依從王景崇西征景崇
叛遂為謀主 趙暉之攻鳳翔周璨謂王景崇曰公鄉與
蒲雍相表裏今二鎮已平蜀兒不足恃不如降也景崇曰
善吾更思之後數日外攻轉急其謀謂其黨曰事窮矣吾
欲為急計乃謂其將公孫釐張思繼曰趙暉精兵多在城
北來日五鼓前爾二人燒城東門計降勿令寇入吾與周
璨以牙兵出北門突擊軍縱無成而死猶勝束手皆曰善
癸巳未明釐思繼燒東門請降府乃火亦發二將遣人謂

之景崇已與家人自焚矣璨亦降

郭威篡漢 劉昫據河東附

後漢高祖乾祐元年帝自魏王承訓卒悲痛過甚春正月
甲子始不豫 丁丑帝太漸召蘇逢吉楊邠史弘肇郭威
入受顧命曰承祐幼弱後事託在卿輩是日帝殂 二
月辛巳朔立皇子左衛大將軍大內都點檢承祐為周王
同平章事 丁亥尊皇后曰皇太后 宣遺制令周

王即皇帝位 蘇逢吉等為相多遷補官吏楊邠以為虛
費國用所奏多抑之逢吉等不悅三月中書侍郎兼戶部
尚書同平章事李壽上疏言今關西紛瑣外禦為急二樞
密皆佐命功臣官雖貴而家未富宜授以要害大鎮樞機

之務任陛下目前易以裁決逢吉禹珪自先帝時任事皆可委也楊邠郭威聞之見太后泣訴稱臣等從先帝起艱難中今天子取人言欲棄之於外況關西方有事臣等何忍自取安逸不顧社稷若臣等必不任職乞留過山陵太后怒以讓帝曰國家勳舊之臣奈何聽人言而逐之帝曰此宰相所言也因詰責宰相濤曰此疏臣獨為之它人無預不且罷濤政事勒歸私第 夏四月帝與左右謀以太后怒李濤離間欲更進用二樞密以明非帝意左右亦疾二蘇之專欲奪其權共勸之王午制以樞密使楊邠為中書侍郎兼吏部尚書同平章事樞密使如故以副樞密使郭威為樞密使又加三司使王音同平章事凡此書除

下諸司奏事帝皆委邠斟酌自是三相拱手事盡決於邠邠事有未更邠所可否者莫敢施行遂成凝滯二相每進擬用人苟不出邠意雖簿尉亦不之與邠素喜書生常言國家府廩實甲兵彊乃為急務至於章樂何足介意既恨二蘇排已以其除官太濫為眾所非以矯其弊由是艱於除拜士大夫往往有自漢興至亡不沾一命者凡門蔭及自司入仕悉罷之雖出邠之愚蔽時人亦咎二蘇之不公所致云 秋七月庚申加樞密使郭威同平章事

隱帝乾祐二年三叛既平帝浸驕縱與左右狎暱飛龍使瑕丘後匡贊茶酒使太原郭允明以諂媚得幸帝好與之

爲度辭醜語太后屢戒之帝不以爲意七月太常卿張昭
上言宜親近儒臣講習經訓不聽昭卽昭遠避高祖諱改
之

三年夏四月楊邠求解樞密使帝遣中使諭王之宣徽北
院使吳虔裕在旁曰樞密重地難以久居當使後來者迭
爲之相公辭之是也帝聞之不悅辛巳以虔裕爲鄭州防
禦使朝廷以契丹近入寇橫行河北諸藩鎮各自守無
扞禦之者議以郭威鎮鄴都使督諸將以備契丹史弘肇
欲威仍領樞密使蘇逢吉以爲故事無之弘肇曰領樞密
使則可以便宜從事諸軍畏服號令必行帝卒從弘肇議
弘肇怨逢吉異議逢吉曰以內制

也今及以外制內

其可乎壬午制以威爲鄴都留守天雄節度使樞密使如
故仍詔河北兵甲錢穀但見郭威文書立皆直應明日朝
貴會飲於寶貞固之第弘肇舉大觴屬威厲聲曰昨日廷
議一何同異今日爲弟飲之逢吉與楊邠亦舉觴曰是國
家之事何足介意弘肇又厲聲曰安定國家在長槍大劍
安用毛錐王章曰無毛錐則財賦何從可出自是將相始
有隙壬辰以左監門衛將軍郭榮爲貴州刺史天雄牙
內都指揮使榮本姓柴父守禮郭威之妻兄也威未有子
時養以爲子五月庚子郭威辭行言於帝曰太后從
先帝久多歷天下事陛下富於春秋有事宜直其教而行
之親近忠直放遠讒邪善惡之間所宜明審蘇逢吉楊邠

史弘肇皆先帝舊臣盡忠狗國願陛下推心任之必無敗失至於疆場之事臣願竭其愚駑庶不負驅策帝歛容謝之癸丑王章置酒會諸朝貴酒酣爲酒勢令史弘肇不閑其事客省使閻晉卿坐次弘肇屢教之蘇逢吉戲之曰旁有姓閻人何憂罰爵弘肇妻閻氏本酒家倡也意逢吉譏之太怒以醜語詬逢吉逢吉不應弘肇欲毆之逢吉起去弘肇索劍欲追之楊邠泣止之曰蘇公宰相公若殺之置天子何地願熟思之弘肇卽上馬去邠與之聯鑣送至其第而還於是將相如火矣帝使宣徽使王峻置酒和解之不能得逢吉欲求自鎮以避之旣而中止曰昔去朝廷止煩史公一處分吾輩粉矣王章亦忽忽不樂欲求外

官楊史固止之帝自卽位以來樞密使右僕射同平章

事楊邠總機政樞密使兼侍中郭威主征伐歸德節度使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兼中書令史弘肇典宿衛三司使同平章事王章掌財賦邠頗公忠退朝門無私謁雖不却四方饋遺有餘輒獻之弘肇督察京城道不拾遺是時承契丹蕩覆之餘公私困竭章措撫遺利各於出納以實府庫屬三叛連衡宿兵累年而供饋不乏及事平賜予之外尚有餘積以是國家粗安章聚歛刻急舊制田稅每斛更輸三升謂之雀鼠耗章始令更輸二升謂之省耗舊錢出入皆以八十爲陌章始令入者八十出者七十七謂之省陌有犯鹽禁酒麴之禁者錙銖涓滴罪皆死由是百姓愁怨

章尤不喜文臣嘗曰此輩授之握筭不知縱橫何益於用俸祿皆以不堪資軍者給之吏已高其估章更增之帝左右嬖倖浸用事太后親戚亦干預朝政邠等屢裁抑之太后有故人子求補軍職弘肇怒而斬之武德使李業太后之弟也高祖使掌內帑帝卽位尤蒙寵任會宣徽使闕業意欲之帝及太后亦諷執政邠弘肇以爲內使遷補有次不可以外戚超居乃止內客省使闕晉卿次當爲宣徽使久而不補樞密承旨聶文進飛龍使後匡贊翰林茶酒使郭允明皆有寵於帝久不遷官其怨執政文進并州人也平盧節度使劉銖罷請歸久奉朝請未除官常戰手於執政帝初除三年喪聽樂賜伶人錦袍玉帶伶人詣弘肇

謝弘肇怒曰士卒守邊苦戰猶未有以賜之汝曹何功而得此皆奪以還官帝欲立所幸耿夫人爲后邠以爲太速夫人卒常欲以后禮葬之邠復以爲不可帝年益壯厭爲大臣所制邠弘肇嘗議事於帝前帝曰審圖之勿令人有言邠曰陛下但聽聲有臣等在帝積不能平左右因乘間譖之於帝云邠等專恣終當爲亂帝信之當夜問作坊鍛聲疑有急兵達旦不寐司空同平章事蘇逢吉既與弘肇有隙知李業等怨弘肇屢以言激之帝遂與業文進匡贊允明謀誅邠等議既定入白太后太后曰茲事何可輕發更宜與宰相議之業時在旁曰先帝嘗言朝廷大事不可謀及書生懦怯誤人太后復以爲言帝忿曰國家之事非

閨閣所知拂衣而出十一月乙亥業等以其謀告閹晉卿
晉卿恐事不成詣弘肇第欲告之弘肇以它故辭不見丙
子旦邠等入朝有甲士數十自廣政殿出殺邠弘肇章於
東無下文進亟召宰相朝臣班於崇元殿宣云邠等謀反
已伏誅與卿等同慶又召諸軍將校至萬歲殿定帝親諭
之且曰邠等以穉子視朕朕今始得為汝主汝等免橫憂
矣皆拜謝而退又召前節度使刺史等升殿諭之分遣使
者帥騎收捕邠等親戚黨與徧從盡殺之弘肇待侍衛步
軍都指揮使王殷尤厚邠等死帝遣供奉官于業齎密詔
詣澶州及鄴都令鎮寧節度使李洪義殺殷又令鄴都行
營馬軍都指揮使郭崇威步軍都指揮使真定曹晟殺郭

威及監軍宣徽使王峻洪肇太后之弟也又急詔徵天

軍節度使高行周平盧節度使符茂卿永興節度使郭崇

義泰寧節度使慕容彥超匡國節度使薛懷讓鄭州防禦

使吳虔裕陳州刺史李穀入朝以蘇逢吉權知樞密院事

前平盧節度使劉銖權知開封府侍衛馬步都指揮使李

洪建權判侍衛司事內侍省使閹晉卿權侍衛馬軍都指

揮使洪建業之兄也時中外人情憂駭蘇逢吉雖惡弘肇

而不預李業等謀聞變驚愕私謂人曰事大忽忽主上儻

以一言見問不至於此業等命劉銖誅郭威王峻之家銖

極其慘毒嬰孺無免者命李洪建誅王殷之家洪建但使

人守視仍飲食之丁丑使者至澶州李洪義畏懦慮王殷

已知其事不敢發乃引孟業見殷殷囚業遣副使陳光穗以密詔示郭威威召樞密吏魏仁浦示以詔書曰柰何仁浦曰公國之大臣功名素著加之握彊兵據重鎮一旦爲群小所構禍出非意此非辭說所能解時事如此不可坐而待死威乃召郭崇威曹威及諸將告以楊邠等寃死及有密詔之狀且曰吾與諸公拔荆棘從先帝取天下受託孤之任竭力以衛國家今諸公已死吾何心獨生君輩當奉行詔書取吾首以報天子庶不相累郭崇威等皆泣曰天子幼冲此必左右羣小所爲若使此輩得志國家其得安乎崇威願從公入朝自許盪滌鼠輩以清朝廷不可爲單使所殺受千載惡名翰林天文趙修已謂郭威曰公徒

死何益不若燬家心擁兵而南此天啓也郭威乃留其養子榮鎮鄴都命郭崇威將騎兵前驅戊寅自將大兵繼之慕容彥超方食得詔捨匕筋入朝帝悉以軍事委之己卯吳虔裕入朝帝聞郭威舉兵南向議發兵拒之前開封尹侯益曰鄴都戍兵家屬皆在京師官軍不可輕出不若閉城以挫其鋒使其母妻登城招之可不戰而下也慕容彥超曰侯益衰老爲懦大計耳帝乃遣益及閩晉卿吳虔裕前保大節度使張彥超將禁軍趣澶州是日郭威已至澶州李洪義納之王殷迎謁勸興以所部兵從郭威涉河帝遣內養鸛鳥脫覘郭威威獲之以表置鸛鳥脫衣領中使歸白帝曰臣昨得詔書延頸俟死郭崇威等不忍殺臣云此皆

陛下左右會權無厭者譖臣且逼臣南行詣闕請罪臣求死不獲力不能制臣數日當至闕廷陛下若以臣為有罪安敢逃刑若實有譖臣者願執付軍前以快衆心臣敢不撫諭諸軍退歸鄴都庚辰郭威趣滑州辛巳義成節度使宋延渥迎降延渥洛陽人其妻高祖女永寧公主也郭威取滑州庫物以勞將士且諭之曰聞侯令公已督諸軍自南來今遇之交戰則非入朝之義不戰則為其所屠吾欲全汝曹功名不若奉行前詔吾死不恨皆曰國家負公公不負國所以萬人爭奮如報私讎侯益輩何能為乎王峻狃於衆曰我得公處分俟克京城時旬日剽掠衆皆踴躍辛巳鷲脫至大梁前此帝議自任澶州聞郭威已至河

而止帝甚有悔懼之色私謂實貞固曰屬者亦太草草李業等請傾府庫以賜諸軍蘇禹珪以為未可業拜禹珪於帝前曰相公且為天子勿惜府庫乃賊禁軍人二十緡下軍半之將士在北者給其家仍使通家信以誘之壬午郭威軍至封丘人情恟懼太后泣曰不用李濤之言宜其亡也慕容彥超恃其驕勇言於帝曰臣視北軍猶蟻蠓耳當為陛下生致其魁退見聶文進問北來兵數及將校姓名頗懼曰是亦劇賊未易輕也帝復遣左神武統軍袁義前威勝節度使劉重進等帥禁軍與侯益等會屯赤岡義象先之子也彥超以大軍屯七里店癸未東北軍遇於劉子陂帝欲自出勞軍太后曰郭威吾家勤舊非死亡切身

何至此但按兵守城飛詔諭之觀其志趣必有辭理則君臣之禮尚全慎勿輕出帝不從時扈從軍甚盛太后遣使戒聶文進曰大涓在意對曰有臣在雖郭威百人可擒也至暮兩軍不戰帝還宮慕容彥超大言曰陛下來曰宮中無事幸再出觀臣破賊臣不必與之戰但叱散使歸營耳甲申帝欲再出太后力止之不可既陳郭威戒其衆曰吾來誅羣小非敢敵天子也慎勿先動久之慕容彥超引輕騎直前奮擊郭崇威與前博州刺史李榮帥騎兵拒之彥超馬倒幾獲之彥超引兵退麾下死者百餘人於是諸軍奪氣稍稍降於北軍侯益吳虔裕張彥超袁義劉重進皆潛往見郭威威各遣還營又謂宋廷渥曰天子方危公近

親宜以牙兵往衛乘輿且附奏陛下願乘間早幸臣營施渥未至御營亂兵雲擾不敢進而還比暮南軍多歸於北慕容彥超與麾下十餘騎奔還兗州是夕帝獨與三相及從官數十人宿於七里寨餘皆逃潰乙酉旦郭威望見天子旌旗在高校上下馬免胄往從之至則帝已去矣帝策馬將還宮至玄化門劉銖在門上問帝左右兵馬何在因射左右帝回轡西北至趙村追兵已至帝下馬入民家爲亂兵所殺蘇逢吉閻晉卿郭允明皆自殺聶文進挺身走軍士追斬之李鄴犇陝州後匡贊犇兗州郭威聞帝遇弒號慟曰老夫之罪也威至玄化門劉銖兩射城外威自迎春門入歸私第遣前曹州防禦使何福進將兵守明德門

諸軍大掠通夕煙火四發軍士入前義成節度使白再榮之第執再榮盡掠其財既而進曰某等昔嘗趨走麾下一旦無禮至此何面目復見公遂刎其首而去吏部侍郎張允家貲以萬計而性吝雖妻亦不之委常自繫衆鑰於衣下行如環珮是夕匿於佛殿藻井之上登者浸多板壞而墜軍士掠其衣遂以凍卒初作劫使賈延徽有寵於帝與魏仁浦爲鄰欲併仁浦所居以爲己居屢譖仁浦於帝幾至不測至是有擒延徽以授仁浦者仁浦謝曰因亂而報怨吾所不爲也郭威聞之待仁浦益厚右千牛衛大將軍棗彊趙鳳口郭侍中舉兵欲誅君側之惡以安國家耳而鼠輩敢爾乃賊也豈侍中意邪執弓矢踞胡床坐於棧首掠

者至輒射殺之里中皆賴以全丙戌獲劉鉢李洪建囚之鉢謂其妻曰我死汝且爲人婢乎妻曰以公所爲雅當然耳王殷郭崇威言於郭威曰不止剽掠今夕止有空城耳威乃命諸將分部禁止掠者不從則斬之至曉乃定竇貞固蘇禹珪自七里寨逃歸郭威使人訪求得之尋復其位貞固爲相值楊史弄權李業等作亂但以疑重喪其期自全而已郭威命有司遷隱帝梓宮於西宮或請如魏高貴鄉公故事葬以公禮威不許曰倉猝之際吾不能保衛乘輿罪已大矣况敢貶君乎太師馮道帥百官謁見郭威威見猶拜之道受拜如平時徐曰侍中此行不易了亥郭威帥百官詣明德門起居太后且奏稱軍國事殷請早立嗣

君太后詰稱郭允明弑逆神器不可無主河東節度使崇忠武節度使信皆高祖之弟武寧節度使贊開封尹勳高祖之子其令百官議擇所宜贊崇之子也高祖愛之養視如子郭威王峻入見太后於萬歲宮請以勳為嗣太后曰勳父羸疾不能起威出諭諸將諸將請見之太后令左右以卧榻舉之示諸將諸將乃信之於是郭威與峻議立贊已丑郭威帥百官表請以贊承大統太后詰所司擇日備法駕迎贊即皇帝位郭威奏遣太師馮道及樞密直學士秘書監趙上交詣徐州奉迎郭威之討三叛也每見詔書處分軍事皆合機密問使者誰為此詔使者以學士范質對威曰宰相命也入城訪求得之甚喜

大行威解所服紫袍衣之令草太后詰令迎新君儀注黃之中討論撰定皆得其宜初隱帝遣供奉官押班陽曲張永德賜昭義節度使常思生辰物永德郭威之壻也會楊邠等誅密誅思殺永德思素聞郭威多奇異囚永德以觀變及威克大梁思乃釋永德而謝之庚寅郭威帥羣臣上言比皇帝到關動涉浹旬請太后臨朝聽政壬辰太后始臨朝以王峻為樞密使袁義為宣徽南院使王殷為侍衛馬步軍都指揮使郭崇威為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曹威為侍衛步軍都指揮使陳州刺史李穀權判三司劉銖李洪建及其黨皆梟首於市而赦其家郭威謂公卿曰劉銖屠吾家吾復屠其家然讎反覆庸有極乎由是數家

獲免王殷屢為洪建請免死郭威不許後臣贊至兗州慕
容彥超執而獻之李業至陝州其兄保義節度使洪信不
敢匿於家業懷金將奔晉陽至絳州盜殺之而取其金
鎮將邢州奏契丹主將一萬騎入寇攻內丘五日不克不
傷甚衆有成兵五百叛應契丹引契丹入城屠之又陷饒
陽太后收郭威將大軍擊之國事權委竇貫貫蘇禹珪王
峻軍事委王殷十二月甲午朔郭威發大梁 丁酉以翰
林學士戶部侍郎范質為樞密副使 武寧節度使贊皇
右都押牙輩延美元從教練使楊溫守徐州與馮道等西
來在道仗衛皆如王者左右呼萬歲郭威至滑州留數日
贊皇遣使慰勞者皆受命之際相顧不拜私相謂曰我輩屠

陷京師其罪大矣若劉氏復立我輩尚有種乎已酉威從
之即引兵趣澶州辛亥遣蘇禹珪如宋州迎嗣君 壬子
郭威度河館于澶州癸丑旦將發將士數千人忽大譟威
命閉門將士踰垣登屋而入曰天子須侍中自為之將士
已與劉氏為仇不可立也或裂黃旗以披威體共扶抱之
呼萬歲震地因擁威南行威乃上太后牋請奉漢宗廟事
太后為母丙辰至韋城下書撫諭大梁士民以昨離河上
在道秋毫不犯勿有憂疑戊午威至七里店竇貫固帥百
官出迎拜謁因勸進威營於皇岡村 武寧節度使贊皇
至宋州王峻王殷聞澶州軍變遣侍衛馬軍都指揮使郭
崇威將七百騎往拒之又遣前申州刺史馬鐸將兵請許

州巡檢崇威忽至宋州陳於府門外贊大驚闔門登樓詰之對曰澶州軍變郭公慮陛下未察故遣崇威來宿衛無它也贊召崇威崇威不敢進馮道出與崇威語崇威乃登樓贊執崇威手而泣崇威以郭威意安諭之以頃崇威出持護軍指揮使張令超帥部兵爲贊宿衛徐州判官董喬說贊曰觀崇威視瞻舉措必有異謀道路皆言郭威已爲帝而陛下深入不止禍其至哉請急召張令超諭以禍福使夜以兵劫崇威奪其兵明日掠睢陽金帛募士卒北走晉陽彼新定京邑未暇追我此策之上也贊猶豫未決是夕崇威密誘令超令超帥衆歸之贊大懼郭威遣管書云爲諸軍所迫召馮道先歸留道上交王度奉侍道辭行贊

曰寡人此來所持者以公三十年相故無疑耳今崇威奪吾衛兵事危矣公何以爲計道默然客將賈貞數日道欲殺之贊曰汝輩勿草草此無預馮公事崇威遷贊於外館殺其腹心董喬賈貞等數人已未太后誥廢贊爲相陰公馬鐸引兵入許州劉信惶惑自殺庚申太后誥以侍中監國百官潘鎮相繼上表勸進壬戌夜監國營有步軍將校醉揚言鄉者澶州騎兵扶立今步兵亦欲扶立監國斬之

後周太祖廣順元年春正月丁卯漢太后下誥授監國符寶卽皇帝位監國自皇門入宮卽位於崇元殿制曰朕周室之裔號叔之後國號宜曰周改元大赦楊邠史弘肇王

章等皆贈官官為歛葬仍訪其子孫叙用之凡倉場庫務掌納官吏無得收斗餘稱耗舊所進羨餘物悉罷之犯竊盜及姦者竝依晉天福元年以前刑名罪人非反逆無得誅及親族籍沒家貲唐莊宗明宗晉高祖各置守陵千戶漢高祖陵職員宮人時月薦享及守陵戶竝如故初唐哀多盜不用律文更定峻法竊盜賊三匹者死晉天福中加至五匹姦有夫婦人無問疆和男女竝死漢法竊盜一錢以上皆死又罪非反逆往往族誅籍沒故帝即位首董其弊初楊邠以功臣國戚為方鎮者多不閑吏事乃以三司軍將補都押牙孔目官內知客其人自恃敕補多專橫節度使不能制至是悉罷之 戊辰以前復州防禦使王彥

權武寧節度使 漢李太后遷居西宮已巳上尊號曰昭聖皇太后 癸酉加王峻同平章事 以衛尉卿劉皞主漢隱帝之喪 初河東節度使兼中書令劉崇聞隱帝遇害欲起兵南向聞迎立湘陰公乃止曰吾兒為帝吾又何求太原少尹李驥陰說崇曰觀郭公之心終欲自取公不如疾引兵逾太行據孟津俟徐州相公即位然後還頭郭公不敢動矣不然且為所賣崇怒曰腐儒欲離間天子命左右曳出斬之驥呼曰吾負經濟之才而為愚人謀事死固甘心家有老妻願與之同死崇并其妻殺之三奏於朝廷示無二心及贊慶宗乃遣使請贊歸晉陽詔以湘陰公比在宋州今方取歸京師必令得所公勿為

憂公能同力相輔當加王爵未鎮河東鞏廷美楊溫聞相
陰公贊失位奉贊如董氏據徐州拒守以俟河東援兵帝
使贊以書諭之廷美溫欲降而懼死帝復遺贊書曰爰念
斯人盡心於主足以賞其忠義何由責以悔尤俟新節度
便入城當各除刺史公可更以委曲示之 丙子帝帥百
官詣西宮為漢隱帝舉哀成服皆如天子禮 慕容彥超
遣使入貢帝慮其疑懼賜詔慰安之曰今兒事已至此言
不欲繁望弟扶根同安億兆 戊寅殺相陰公於宋州
是日劉崇即皇帝位於晉陽仍用乾祐年號所有者并汾
忻代嵐憲隆蔚沁遼麟石十二州之地以節度判官郃珙
為中書侍郎觀察判官萊陽趙華為戶部侍郎並同平章

事以次子承鈞為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太原尹以節度
使李存瓌為城州防禦使裨將武安張元徽為馬步軍都
指揮使陳光裕為宣徽使北漢主謂李存瓌張元徽曰朕
以高祖之業一朝墜地今日位號不得已而稱之顧我是
何天子汝曹是何節度使邪由是不建宗廟祭祀如家人
宰相俸錢月止百緡節度使止二十緡自餘薄有資給而
已故其國中少廉吏客省使河南李光美嘗為直省頗諳
故事北漢朝廷制度皆出於光美北漢主聞相陰公死哭
曰吾不用忠臣之言以至於此為李驥立祠歲時祭之
已卯以太師馮道為中書令加實自固侍中蘇禹珪司空
初北漢主立契丹主使聿欽遣劉承鈞書北漢主使承

鈞復書稱本朝淪亡紹襲帝位欲循晉室故事求援北朝
契丹主大喜北漢主發兵屯陰地黃澤團栢丁亥以承鈞
為招討使與副招討使白從暉都監李存瓌將步騎萬人
寇晉州從暉吐谷渾人也 郭崇威更名崇曹威更名英

二月丁酉以皇子天雄牙內都指揮使榮為鎮寧節
度使選朝士為之僚佐以侍御史王敏為節度判官右
闕崔頌為觀察判官校書郎王朴為掌書記頌協之
東平人也 戊戌北漢兵五道攻晉州節度使王晏閉城
不出劉承鈞以為怯蟻附登城晏伏兵奮擊北漢兵死傷
者千餘人承鈞遣副兵馬使安元管轄晉州西城元寶來
降承鈞乃移軍攻隰州 癸卯隰州刺史李遂遣步軍都

指揮使孫繼業迎擊北漢兵於長壽村執其將程筠等殺
之未幾北漢兵攻州城數日不克死傷甚眾乃引兵去遷

鄆州人也 丁未契丹主遣其臣梟骨支與朱憲偕來

丁巳遣尚書右丞田敏使契丹北漢主遣通事

人李言使于契丹乞兵為援 詔加奉寧節度使慕容彥

超中書令遣翰林學士魚崇諒詣兗州諭指崇諒即崇遠

也彥超上表謝三月壬戌詔報之曰向以前朝失德少主

用讒倉猝之間召卿赴闕卿即奔馳應命信宿至京救國

難而不顧身聞君召而不俟駕以至天亡漢祚兵散梁郊

降將敗軍相繼而至卿即便回馬首徑逐龜陰為主為時

有終有始所謂危亂見忠臣之節疾風知勁草之心若使

為臣者皆能如茲則有國者誰不欲用所言朕潛龍河朔之際平難浚郊之時緣不奉示諭之言亦不得差人至行闕且事主之道何必如斯若或二三於漢朝又安肯忠信於周室以此為懼不亦過乎卿但悉力推心安民體國事朕之節如事故君不惟黎庶獲安抑亦社稷是賴但堅美率未議替移由衷之誠言盡於此 王彥超奏克徐州殺鞏廷美 北漢李晉至契丹契丹主使拽刺梅里報之

夏四月契丹主遣使如北漢告以周使田敏來約歲輸錢十萬緡北漢主使鄭攻以厚賂謝契丹自稱姪皇帝致書於叔天授皇帝請行冊禮 五月己巳遣左金吾將軍姚漢英等使于契丹契丹留之 辛未北漢禮部侍郎

同平章事鄭珙卒于契丹

六月辛亥以樞密使同

平章事王峻為左僕射兼門下侍郎樞密副使兵部侍郎范質戶部侍郎判三司李穀為中書侍郎並同平章事穀仍判三司司徒兼侍中竇貞固司空兼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蘇禹珪並罷守本官癸丑范質參知樞密院事丁巳以宣徽北院使翟光毅兼樞密副使初帝討河中已為人望所屬李穀時為轉運使帝數以微言諷之穀但以人臣盡節為對帝以是賢之即位首用為相時國家新造四方多故王峻夙夜盡心知無不為軍旅之謀多所裨益范質明敏疆記謹守法度李穀沈毅有器略在帝前論議辭氣皆既善譬諭以開主意 契丹遣燕王述軌等冊命北漢主

為大漢神武皇帝妃為皇后北漢主更名旻

秋七月

北漢主遣翰林學士博興衛融等詣契丹謝冊禮且請兵

八月壬戌葬漢隱帝于潁陵

九月北漢主遣招

討使李存瓌將兵自團栢入寇契丹欲引兵會之與酋長
議於九十九泉諸部皆不欲南寇契丹主彊之癸亥行至
新州之西火神淀燕王述軌及偉王之子太寧主漚僧作
亂弑契丹主而立述軌契丹主德光之子齊王述律逃入
南山諸部奉述律以攻述軌漚僧殺之并其族黨立述律
為帝改元應曆自火神淀入幽州遣使告于北漢北漢主
遣樞密直學士上黨王得中如契丹賀即位復以叔父事
之請兵以擊晉州契丹主述律好遊戲不親國事每夜酣

自寐日中方起國人謂之睡王後更名明

十月辛卯潞州巡檢陳思讓敗北漢兵於虜亭 契丹遣

彰國節度使蕭禹厥將奚契丹五萬會北漢兵入寇北漢

主自將兵二萬自陰地關寇晉州丁未軍于城北三面置

寨晝夜攻之遊兵至絳州時王晏已離鎮王彥超未至巡

檢使王萬敢權知晉州與龍捷都指揮使史彥超虎捷指

揮使何徽共拒之史彥超雲州人也 十一月帝以北

漢契丹之兵猶在晉州甲子以王峻為行營都部署將兵

救之詔諸軍皆受峻節度聽以便宜從事得自選擇將使

乙丑峻行帝自至城西餞之 王峻留陝州旬日帝以北

漢攻晉州急憂其不守議自將由澤州路與峻會兵救之

且遣使諭峻十二月戊子朔下詔以三日西征使者至陝峻因使者言於帝曰晉州城堅未易可拔劉崇兵鋒方不可力爭所以駐兵待其氣衰耳非臣怯也陛下新即不宜輕動若車馬出汜水則慕容彥超引兵入汴大事矣帝聞之自以手提耳曰幾敗吾事庚寅敕罷親征初寧節度使兼中書令慕容彥超聞徐州平疑懼愈其乃招納亡命畜聚薪糧潛以書結北漢更獲其書以聞又遣人詐為商人求援於唐帝遣通事舍人鄭好謙就申慰諭與之為誓彥超益不自安屢遣都押牙鄭麟詣闕為輸情款實覘機事又獻天平節度使高行周書其言皆謗毀朝廷兵彥超相結之意帝笑曰此彥超之詐也以書示行周行

周上表謝恩既而彥超反跡益露丙申遣閣門使張凝留兵赴鄆州巡檢以備之 庚子王峻至絳州乙巳引兵趣晉州晉州南有蒙坑最為險要峻憂北漢兵據之是日聞前鋒已度蒙坑喜曰吾事濟矣 慕容彥超奏請入朝帝知其詐即許之既而復稱境內多盜未敢離鎮 北漢主攻晉州久不克會大雪民相聚保山寨野无所掠軍乏食契丹思歸聞王峻至蒙坑燒營夜遁峻入晉州諸將請追之峻猶豫未決明日乃遣行營馬軍都指揮使仇弘都排陳使藥元福左廂排陳使陳思讓康之滔將騎兵追之及於霍邑縱兵奮擊北漢兵墜崖谷死者甚眾霍邑隘延沼畏懦不急追由是北漢兵得度藥元福曰劉崇

發其衆挾胡騎而來志吞晉絳今氣衰力憊狼狽而遁不
 乘此翦撲必為後患諸將不欲進王峻復遣使止之遂還
 契丹比至晉陽主馬什喪三四蕭禹厥耻無功釘大酋長
 一人於市旬日而斬之北漢主始息意於進取北漢土瘠
 民貧內供軍國外奉契丹賦繁役重民不聊生逃入周境
 者甚衆

二年正月慕容彥超發鄉兵入城引泗水注壕中為戰守
 之備又多以旗幟授諸鎮將令募群盜剽掠鄰境所在奉
 其反狀甲子敕沂密二州不復隸秦寧軍以侍衛步軍都
 指揮使昭武節度使曹英為都部署討彥超齊州防禦使
 史延超為副部署皇城使河內向訓為都監陳州防禦使

藥元福為行營為步都虞候帝以元福宿將命英訓無得
 以軍禮是之二人皆父事之唐主發兵五千軍于下邳以
 援彥超聞周兵將至退屯沐陽徐州巡檢使張令彬擊之
 大破唐兵殺溺死者千餘人獲其將燕敬權初彥超以周
 室新造謂其易搖故北召北漢及契丹南誘唐人使侵邊
 鄙冀朝廷徇命不暇然後乘間而動及北漢契丹自晉州
 北走唐兵敗於沐陽彥超之勢遂沮 壬申王峻自晉州
 還入見曹英等至兗州設長圍慕容彥超屢出戰藥元福
 皆擊敗之彥超不敢出十餘日長圍合遂進攻之初彥超
 將反判官崔周度諫曰魯詩書之國自伯禽以來不能霸
 諸侯然以禮義守之可以長世公於國家非有私憾胡為

自疑況主上開諭勤至荷撤備歸誠則坐享泰山之安矣
獨不見杜中令安襄陽李河中竟何所成乎彥超怒以周
度阿庇司馬闡弘等斬於市 夏四月帝以曹英等攻

兗州久未克乙卯下詔親征以李穀權東京留守兼判
封府鄭仁誨權大內都給檢又以侍衛馬軍都指揮使
宗充在京都巡檢 五月庚申帝發大梁戊辰至兗州

己巳帝使人招諭慕容彥超城上人語不遜庚午命諸軍
進攻先是術者給彥超云鎮星行至角亢角亢兗州之分
其下有福彥超乃立祠而禱之令民家皆立黃幡彥超性
貪吝官軍攻城急猶瘞藏珍寶由是人無聞志將卒相繼
有出降者乙亥官軍克城彥超方禱鎮星祠前衆方戰不

服乃焚鎮星祠與妻赴井死子繼勳出走追獲殺之官軍
大掠城中死者近萬人 丁丑以端明殿學士顏衎權知
兗州事癸未降秦寧軍爲防禦州

顯德元年春正月壬辰帝殂晉王榮卽帝位 北漢主聞

太祖晏駕甚喜謀大舉入寇遣使誦兵于契丹二月契丹

遣其武定節度使政事令楊兗將萬餘騎如晉陽北漢主
自將兵三萬以義成節度使白從暉爲行軍都部署武寧

節度使張元徽爲前鋒都指揮使與契丹自團栢南趣潞

州 北漢兵屯梁侯驛昭義節度使李筠遣其將穆令均

將步騎二千逆戰筠自將大軍壁於太平驛張元徽與令

均戰陽不勝而北令均逐之伏發殺令均俘斬士卒千餘

均戰陽不勝而北令均逐之伏發殺令均俘斬士卒千餘

人筠遁歸上黨嬰城自守筠卽李榮也避上名改焉世宗聞北漢主入寇欲自將兵禦之羣臣皆曰劉崇自平陽遁走以來勢感氣沮必不敢自來陛下新卽位山陵有日人心易搖不宜輕動宜命將禦之帝曰崇幸我大喪輕朕年少新立有吞天下之心此必自來朕不可不往馮道固爭之帝曰昔唐太宗定天下未嘗不自行朕何敢偷安道曰未審陛下能爲唐太宗否帝曰以吾兵力之彊破劉崇如山壓卵耳道曰未審陛下能爲山否帝不悅惟王溥勸行帝從之三月北漢乘勝進逼潞州丁丑詔天雄節度使苻彥卿引兵自磁州固鎮出北漢軍後以鎮寧節度使郭崇副之又詔河中節度使王彥超引兵自晉州東出

北漢軍以保義節度使韓通副之又命馬軍都指揮使寧江節度使樊愛能步軍都指揮使清淮節度使何徽義成節度使白重贊鄭州防禦使史彥超前耀州團練使苻彥能將兵先趣澤州宣徽使何訓監之重贊憲州人也癸未帝命馮道奉梓宮赴山陵以鄭仁誨爲東京留守乙酉帝發大梁庚寅至懷州帝欲兼行速進控鶴都指揮使眞定趙晁私謂通事舍人鄭好謙曰賊勢方盛宜持重以挫之好謙言於帝帝怒曰汝安得此言必爲人所使言其人則生不然必死好謙以實對帝命并晁械於州獄壬辰帝過澤州宿於州東北北漢主不知帝至過潞州不攻引兵而南是夕軍於高平之南癸巳前鋒與北漢兵遇擊之北

馮兵却帝處其遁去趣諸軍亟進北漢主以中軍陳於巴
公原張元徽軍其東楊衮軍其西衆頗嚴整時河陽節度
使劉詞將後軍未至衆心危懼而帝志氣益銳命曰重贊
與侍衛馬步都虞候李重進將左軍居西樊愛能何徽將
右軍居東向訓史彥超將精騎居中央殿前都指揮使張
永德將禁兵衛帝帝介馬自臨陳督戰北漢主見周軍少
悔召契丹謂諸將曰吾自用漢軍可破也何必契丹今日
不惟克周亦可使契丹心服諸將皆以爲然楊衮策馬前
望周軍退謂北漢主曰勅敵也未可輕進北漢主奮髯曰
時不可失請公勿言試觀我戰衮默然不悅時東北風方
盛俄而忽轉南風北漢主副樞密使王延嗣使司天監李

曰北漢主云時可戰矣北漢主從之樞密直學士王德中
和馬諫曰義可斬也風勢如此豈助我者邪北漢主曰吾
計已決者書生勿妄言且斬汝麾東軍先進張元徽將千
騎擊周右軍合戰未幾樊愛能何徽引騎兵先遁右軍潰
步兵千餘人解甲呼萬歲降于北漢帝見軍勢危自引親
兵犯矢石督戰

太祖皇帝時爲宿衛將謂同列曰主危如此吾屬何得不
致死又謂張承德曰賊氣驕力戰可破也公麾下多能左
射者請引兵乘高西出爲左翼我引兵爲右翼以擊之國
家安危在此舉承德從之各將二千人進戰太祖皇帝
身先士卒馳犯其鋒士卒死戰無不一當百北漢兵披靡

內殿直夏津馬仁禹謂曰使乘輿受敵安用我輩躍馬
引弓大呼連斃數十人。氣益振殿前右番行首馬全右
言於帝曰賊勢極矣將爲我擒願陛下按轡勿動徐觀諸
將破之卽引數百騎進陷陳北漢主知帝自臨陳褒賞張
元徽趣使乘勝進兵元徽前略陳馬倒爲周兵所殺元徽
北漢之驍將也北軍由是奪氣時南風益盛周兵爭奮北
漢兵大敗北漢主自舉赤幟收兵不能止楊衮畏周兵益
疆不救且恨北漢注之語全軍而退樊愛能何徽引數
千騎控弦露刀剽掠輜重役徒驚走失亾甚多帝遣
近臣及親軍校追諭止之莫肯奉詔使者或爲軍士所殺
揚言契丹大至軍敗績餘衆已降虜矣劉詞遇愛能等

於塗愛能等止之詞不從引兵而北時北漢主尚有餘軍
萬餘人阻澗而陳薄暮詞至復與諸軍擊之北漢兵又敗
殺王延嗣追至高平偃尸滿山谷委棄御物及輜重器械
雜畜不可勝紀是日帝宿於野次得步兵之降敵者皆殺
之樊愛能等聞周兵大捷與士卒稍稍復還有達曙不至
者甲午休兵於高平選北漢降卒數千人爲効順指揮命
前武勝行軍司馬唐景思將之使戍淮上餘一千餘人賜
皆裝縱遣之李穀爲亂兵所迫潛竄山谷數日乃出丁酉
帝至潞州北漢主自高平被褐戴笠乘契丹所贈黃駟帥
百餘騎由雕窠嶺遁歸宵迷倩村民爲導誤之晉州行百
餘里乃覺之殺導者晝夜北走所至得食未舉筋或傳周

兵卒輒蒼黃而去北漢主衰老力憊伏於馬上晝夜馳驟殆不能支僅得入晉陽帝欲誅樊愛能等以肅軍政猶豫未決己亥晝卧行宮帳中張辰德侍側帝以其事訪之對曰愛能等素無大功忝冒節鉞望敵先逃死未塞責且陛下方欲削平四海苟軍法不立雖有熊羆之士百萬之衆安得而用之帝擲枕於地大呼稱善卽收受能徽及所部軍使以上七十餘人責之曰汝輩皆累朝宿將非不能禦今望風奔遁者無它正欲以朕爲奇貨賣與劉崇耳悉斬之帝以何徽先守晉州有功欲免之旣而以法不可并誅之而給柩車歸葬自是驕將惰卒始知所懼不行姑息之政矣庚子賞高平之功以李重進兼忠武節度使向

勛兼義成節度使張永德兼武信節度使史彥超爲鎮國節度使張永德盛稱

太祖皇帝之智勇帝擢

太祖皇帝爲殿前都虞候領嚴州刺史以馬仁瑀爲控鶴弓箭直指揮使馬全義爲散員指揮使自餘將校遷拜者凡數十人士卒有自行間擢主軍廂者釋趙鼎之囚北漢主收散卒繕甲兵完城塹以備周楊衮將其衆北屯代州北漢主遣王得中送衣因求救於契丹契丹主遣得中還報許發兵救晉陽壬寅以符彥卿爲河東行營都部署兼知太原行府事以郭崇訓之向訓爲都監李重進爲馬步都虞候史彥超爲先鋒都指揮使將步騎二萬發潞川

詔王彥超韓通自陰地關入與彥卿合軍而進又以劉訶為隨駕部署保大節度 白重贊副之 夏四月北漢

孟縣降符彥卿軍晉陽城下王彥超攻汾州北漢防禦使董希顏降帝遣萊州防禦使康延沼攻遼州密州防禦使

田瓊攻沁州皆不可供備庫副使太原李謙溥單騎說遼州刺史張漢超漢超即降 乙卯葬聖神恭肅文武孝皇

帝于嵩陵廟號太祖 初帝遣符彥卿等北征但欲耀兵陽城下未議攻而既入北漢境其民爭以食物迎周

劉氏賦役之至里願供軍湏助攻晉陽北漢州縣繼有 聞之始有兼并之志遣使往與諸將議之諸將

皆言糧不足請且班師以俟再舉帝不聽既而諸軍數十萬聚於太原城下軍士不免剽掠北漢民失望稍稍保

山谷自固帝聞之馳詔禁止剽掠安撫農民止徵今歲租稅及募民入粟拜官有差仍發澤潞晉絳慈隰及山東近

便諸州民運糧以饋軍已未遣李穀詣太原計度芻糧唐申太師中書令羸文懿王馮道卒道少以孝謹知名唐

莊宗世始貴顯自是累朝不離將相三公三師之位為人清儉寬弘人莫測其喜愠滑稽多智浮沈取容嘗暑者長樂

老叙自述累朝榮遇之狀時人往往以德量推之陽修論曰禮義廉耻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禮義

治人之大法廉耻立人之節况為大臣而無廉耻天下其有不亂國家其有不亡者乎予讀馮道長樂老叙見其

自述以爲榮其可謂無廉耻者矣則天下國家可從而知也予於五代得全節之士三死事之臣十有五皆武夫戰卒豈於儒者果無其人哉得非高節之士惡時之亂薄其世而不肯出歟抑君天下者不足顧而莫能致之歟予嘗聞五代時有王凝者家青齊之間爲虢州司戶參軍以疾卒于官疑家素貧一子尚幼妻李氏携其子負其遺骸以歸東過開封府止於旅舍主人不納李氏顧天已暮不肯去主人牽其臂而出之李氏仰天慟哭曰我爲婦人不能守節而此手爲人所執邪卽引谷自斷其臂見者爲之嗟泣開封尹聞之白其事於朝厚卹李氏而答其主人嗚呼士不自愛其身而忍耻以偷生者聞李氏之風宜少知愧

吉

臣光曰天地設位聖人則之以制禮立法內有夫婦外有君臣婦之從夫終身不改臣之事君有死無貳此人道之大倫也苟或廢之亂莫大焉范質稱馮道厚德稽古宏才偉量雖朝代遷質人無間言若巨山不可轉也臣愚以爲正女不從二夫忠臣不事二君爲女不正雖復華色之美織維之巧不足賢矣爲臣不忠雖復材智之多治行之優不足貴矣何則大節已虧故也道之爲相歷五朝八姓若逆旅之視過客朝爲仇敵暮爲君臣易面變辭曾無愧怍大節如此雖有小善庸足稱乎或以爲自唐室之亡羣雄力爭帝王興廢遠者十餘年近者二四年雖有忠智將

若之何當是之時失臣節者非道一人豈得獨罪道哉臣
愚以爲忠臣憂公如家見危致命君有過則彊諫力爭國
敗亡則竭節致死智士邦有道則見邦無道則隱或滅迹
山林或優遊下僚今道尊寵則冠三師權任則首諸相國
存則依違拱嘿竊位素餐國亡則圖全苟免迎謁勸進君
則興亡接踵道則富貴自如茲乃奸臣之尤安得與它人
爲比哉或謂道能全身遠害於亂世斯亦賢已臣謂君子
有殺身成仁無求生害仁豈專以全身遠害爲賢哉然則
盜跖病終而子路醢果誰賢乎抑此非特道之愆也時君
亦有責焉何則不正之女中士羞以爲家不忠之人中君
羞以爲臣彼相前朝語其忠則反君事讎語其智則計稷

爲墟後來之君不誅不棄乃復用以爲相彼又安肯忠於
我而能獲其用乎故曰非特道之愆亦時君之咎也 辛
酉苻彥卿奏北漢憲州刺史太原韓光愿嵐州刺史郭言
皆舉城降 王彥超韓通攻石州克之執刺史安彥進
亥沁州刺史李廷誨降庚午帝發潞州趣晉陽癸酉北漢
忻州監軍李勅殺刺史趙臯及契丹通事楊椿姑舉城降
以勅爲忻州刺史 五月丙子帝至晉州城下旗幟環
城四十里楊衮疑北漢代州防禦使鄭處謙三千固石與
計事欲圖之處謙知之不往衮使胡騎數十守其城處
謙殺之因閉門拒衮衮奔歸契丹契丹主怒其無功囚之
處謙舉城來降丁丑置靜塞軍於代州以鄭處謙爲節度

使契丹數千騎屯忻代之間爲北漢之援庚辰遣苻彥卿等將步騎萬餘擊之彥卿入忻州契丹退保忻口丁亥置寧化軍於汾州以石沁二州隸之代州將桑珪解文遇殺鄭處謙誣奏云潛通契丹苻彥卿南請益兵癸巳遣李筠張永德將兵三千赴之契丹游騎時至忻州城下丙申彥卿與諸將陳以待之史彥超將二十騎爲鋒遇契丹與戰李筠引兵繼之殺契丹二千人彥超恃勇輕進去大軍浸遠衆寡不敵爲契丹所殺筠僅以身免周兵死傷甚衆彥卿退保忻州尋引兵還晉陽府州防禦使折德辰將州兵來朝辛丑復置永安軍於府州以德辰爲節度使時大發兵夫東自懷孟西及蒲陝以攻晉陽不克會久雨士卒疲

病及史彥超死乃議引還初王得中返自契丹值周兵圍晉陽留止代州及桑珪殺鄭處謙囚得中送於周軍帝釋之賜以帶馬問虜兵何時當至得中曰臣受命送楊衮它無所求或謂得中曰契丹許公發兵公不以實告契丹兵卽至公得無危乎得中太息曰吾貪劉氏祿有老母在圍中若以實告周人必發兵據險而拒之如此家國兩亡吾獨生何益不若殺身以全家國所得多矣甲辰帝以得中欺罔縊殺之乙巳帝發晉陽匡國節度使藥元福言於帝曰進軍易退軍難帝曰朕一以委卿元福乃勸兵成列而殿北漢果出兵追躡元福擊走之然軍還忽遽芻糧數十萬在城下者悉焚棄之軍中訛言相驚或相剽掠軍潰失

亡不可勝計所得北漢州縣周所置刺史等皆棄城走惟
代州桑珪既叛北漢又不敢歸周嬰城自守北漢遣兵攻
拔之乙酉帝至潞州甲子至鄭州丙辰謁嵩陵庚午至大
梁帝違衆議破北漢自是政事無大小皆親決百官受成
於上而已河南府推官高錫上書諫以爲四海之廣萬機
之衆雖堯舜不能獨治必擇人而任之今陛下以身親
之天下不謂陛下聰明睿智足以兼百官之任皆言陛下
褊迫疑忌舉不信羣臣也不若選能知人公正者以爲宰
相能愛民聽訟者以爲守令能豐財足食者使掌金穀能
原情守法者使掌刑獄陛下但以垂拱明堂視其功過而賞
罰之天下何憂不治何必降尊卑尊而代臣職屈貴位而親

賤事無乃失爲政之平乎帝不從錫河中也北漢王憂
憤成疾悉以國事委其子侍衛都指揮使承鈞初帝與
北漢主相拒於高平命前澤州刺史李彥崇將兵守江猪
嶺遏北漢主歸路彥崇聞樊愛能等南遁引兵退北漢主
果自其路遁去八月己酉貶彥崇率府副率 冬十二
月北漢主疾病命其子承鈞監國尋殂遣使告哀于契丹
契丹遣驃騎大將軍知內侍省事劉承訓冊命承鈞爲帝
更名鈞北漢孝和帝性孝謹既嗣位勤於爲政愛民禮士
境內粗安每上表於契丹主稱男契丹主賜之詔謂之兒
皇帝

三年夏四月北漢葬神武帝於交城北山廟號世祖

世宗征淮南

後周世宗顯德二年春三月上調宰相曰朕每思致治之方未得其要寢食不忘又自唐晉以來吳蜀幽并皆阻聲教未能混一宜命近臣著為君難為臣不易論及開邊策一篇朕將覽焉比部郎中王朴獻策以為中國之失吳蜀幽并皆由失道今必先觀所以失之之原然後知所以取之之術其始失之也莫不以君暗臣邪兵驕民困姦黨內熾武夫外橫因小致大積微成著今欲取之莫若返其所為而已夫進賢退不肖所以收其才也恩隱誠信所以結其心也賞功罰罪所以盡其力也去奢節用所以豐其財也時使漵歛所以阜其民也俟群才既集政事既治財用

既充士民既附然後舉而用之功無不成矣彼之人觀我有必取之勢則知其情狀者願為間諜知其山川者願為鄉導民心既歸天意必從矣凡攻取之道必先其易者唐與吾接境幾二千里其勢易擾也擾之當以無備之處為始備東則擾西備西則擾東彼必奔走而救之奔走之間可以知其虛實疆弱然後避實擊虛避疆擊弱未須大舉且以輕兵擾之商人懦怯聞小有警必悉師以救之師數動則民疲而財竭不悉師則我可以乘虛取之如此江北諸州將悉為我有既得江北則用彼之民行我之法江南亦易取也得江南則嶺南巴蜀可傳檄而定南方既定則燕地必望風內附若其不至移兵攻之庶幾可平矣惟河

東必死之寇不可以恩信誘必當以彊兵制之然彼自高平之敗力竭氣沮必未能為邊患宜且以為後圖俟天下既平然後伺間一舉可擒也今士卒精練用兵有備羣下畏法諸將效力期年之後可以出師宜自夏秋蓄積實費矣上欣然納之時羣臣多守常偷安所對少有可取者惟朴神峻氣勁有謀能斷凡所規畫皆稱上意上由是重其器識未幾遷左諫議大夫知開封府事 唐主性仁慈好文華而喜人順已由是諂諛之臣多進用政事日亂既定建州破湖南益驕有吞天下之志李守貞慕容彥超之叛皆為之出師遙為聲援又遣使自海道通契丹及北漢約其圖中國值中國多事未暇與之交先是每冬淮水淺涸

唐人常發兵戍守謂之把淺壽州監軍吳廷紹以為求之無事坐費資糧悉罷之清淮節度使劉仁贍上表固爭不能得十一月乙未朔帝以李穀為淮南道前軍行營都部署兼知廬壽等行府事以忠武節度使王彥超副之督侍衛馬軍都指揮使韓令坤等十二將以伐唐令坤磁州武安人也 汴水自唐末潰決自埔橋東南悉為污澤上每擊唐先命武寧節度使武行德發民夫因故堤疏導之至泗上議者皆以為難成上曰數年之後必獲其利 嘗人聞周兵將至而懼劉仁贍神氣自若部分守禦無異平日眾情稍安唐主以神武統軍劉彥貞為北面行營都部署將兵二萬趣壽州舉化節度使同平章事皇甫暉為應

援使常州團練使姚鳳為應援都監將兵三萬屯定遠
鎮南節度使宋齊丘還金陵謀國難以翰林承旨戶部尚
州旼崇義為吏部尚書知樞密院事李穀等為浮梁自正
陽濟淮十二月甲戌穀奏王彥超敗唐兵二千餘人於壽
州城下已卯又奏先鋒都指揮使白延遇敗唐兵千餘人
於山口鎮 帝詔吳越王弘徽使出兵擊唐

二年春正月丁酉李穀奏敗唐兵千餘人於上窰戊戌發
開封府曹滑鄭州之民十餘萬築大梁外城 庚子帝下
詔親征淮南以宣徽南院使鎮安節度使向訓權東京留
守端明殿學士王朴副之彰信節度使韓通權點檢侍衛
司及在京內外都巡檢令侍衛都指揮使歸德節度使

重進將兵先赴正陽河阻節度使白重贊將親兵三千屯
潁上壬寅帝發大梁李穀攻壽州久不克唐劉彥貞引兵
救之至來遠鎮拒壽州二百里又以戰艦數百艘趣正陽
為攻浮梁之勢李穀畏之召將佐謀曰我軍不能水戰若
賊斷浮梁則腹背受敵皆不歸矣不如退守浮梁以待車
駕上至圍鎮聞其謀亟遣中使乘驛止之比至已焚芻糧
退保正陽丁未帝至陳州亟遣李重進引兵趣淮上辛亥
李穀奏賊艦中淮而進弩礮所不能及若浮梁不守則眾
心動搖須至退軍今賊艦日進淮水日漲若車駕親臨萬
一糧道阻絕其危不測願陛下且駐驛陳潁俟李重進至
臣與之共度賊艦可禦浮梁可完立具奏聞但若厲兵秣

馬春去冬來足使賊中疲弊取之未晚帝覽奏不悅劉彥
貞素驕貴無才略不習兵所歷藩鎮專爲貪暴積財巨億
以賂權要由是魏岑等爭譽之以爲治民如龔黃用兵如
韓彭故周師至唐主首用之其裨將咸師朗等皆勇而無
諫聞李穀退喜引兵直抵正陽旌旗輜重數百里劉仁瞻
及池州刺史張全約固止之仁瞻曰公軍未至而敵人先
遁是畏公之威聲也安用速戰萬一失利則大事去矣彥
貞不從旣行仁瞻曰果遇必敗乃益兵乘城爲備李重進
度淮逆戰於正陽東木破之斬彥貞生擒咸師朗等斬首
萬餘級伏尸三十里收軍資器械三十餘萬是時江淮久
安民不習戰彥貞旣敗唐人大恐張全約收餘衆奔壽州

劉仁瞻表全約爲馬步左廂都指揮使皇甫暉姚鳳退保
清流關滁州刺史王紹顏棄城走王子帝至永寧鎮謂侍
臣曰聞壽州圍解農民多歸村落今聞大軍至必復入城
憐其聚爲餓殍宜先遣使存撫石令安業甲寅帝至正陽
以李重進代李穀爲淮南道行營都招討使以穀判壽州
行府事丙辰帝至壽州城下營於淝水之陽命諸軍圍壽
州徙正陽浮梁於下蔡鎮丁巳徵宋亳陳潁徐宿許蔡等
州丁夫數十萬以攻城晝夜不息唐兵萬餘人維舟於
營於塗山之下庚申帝命

太祖皇帝擊之

太祖皇帝遣百餘騎薄其營而僞遁伏兵邀之大敗唐

於渦口斬其都監何延錫等奪戰艘其一餘艦詔以武平節度使兼中書令王逵爲南面行營都統使攻唐之郢州唐主聞湖南兵將至命武昌節度使何敬洙徙民入城爲固守之計敬洙不從使除地爲戰場曰敵至則與兵民俱死於此耳唐主善之

二月丙寅下蔡浮梁成上白往視之戊辰廬壽光黃巡檢使元城司超奏敗唐兵三千餘人於盛唐擒都監高弼等獲戰艦四十餘艘上命

太祖皇帝倍道襲清流關皇甫暉等陳於山下方與前鋒戰

太祖皇帝引兵出山後暉等大驚走入滁州欲斷橋自守太祖皇帝躍馬麾兵涉水志抵城下暉曰人各爲其主願

名成列而戰

太祖皇帝笑而許之暉整衆而出

太祖皇帝擁馬頸突陳而入大呼曰吾止取皇甫暉他人

非吾敵也手劔擊暉中腦生擒之并擒姚鳳遂克滁州後

數日

宣祖皇帝爲馬軍副都指揮使引兵夜半至滁州城下傳

呼開門

太祖皇帝曰父子雖至親城門王事也不敢奉命明日乃

得入上遣翰林學士竇儀籍滁州帑藏

太祖皇帝遣親吏取藏中絹儀曰公初克城時雖傾藏取

之無傷也今旣籍爲官物非有詔書不可得也

太祖皇帝由是重儀詔左金吾衛將軍馬崇祚知滁州初
永興節度使劉詞遣表薦其幕僚人趙普有才可用會
滁州平范質薦普為滁州軍事判官

太祖皇帝與語悅之時獲盜百餘人皆應死普請先訊鞫
然後決所活什七八

太祖皇帝益奇之

太祖皇帝威名日盛每臨陣必以繁纓飾馬鎧仗鮮明武
曰如此為敵所識

太祖皇帝曰吾固欲其識之耳唐主遣泗州牙將王知朗
屬書抵徐州稱唐皇帝奉書大周皇帝請息兵修好願以
兄事帝歲輸貨財以助軍費甲戌徐州以聞帝不答成實

命前武勝節度使侯章等攻壽州水塞決其壕之西北隅
導壕水入于肥

太祖皇帝遣使獻皇甫暉等暉傷甚見上卧而言曰臣非
不忠於所事但士卒勇怯不同耳臣曷日屢與契丹戰未
嘗見兵精如此因盛稱

太祖皇帝之勇上釋之後數日卒帝訶知揚州無備已邪
命韓令坤等將兵襲之戒以毋得賤民其李氏陵寢遣人
與李氏人共守護之唐主兵屢敗懼亡乃遣翰林學士戶
部侍郎鍾謨工部侍郎文理院學士李德明奉表稱臣來
請平獻御服茶藥及金器千兩銀器五千兩繒錦二千匹
犒軍牛五百頭酒二千斛壬午至壽州城下謨德明素

口上知其欲遊說盛陳甲兵而見之曰爾主自謂唐室
裔宜知禮義異於它國與朕止隔一水未嘗遣一介修
惟泛海通契丹捨華事夷禮儀安在且汝欲說我令罷
邪我非六國愚主豈汝口舌所能移邪可歸語汝主亟
見朕再拜謝過則無事矣不然朕欲往觀金陵城借府
以勞軍汝君臣得無悔乎謨德明戰栗不敢言 吳越三
弘倣遣兵屯境上以俟周命 乙酉韓令坤奄至揚州
且先遣白延遇以數百騎馳入城城中不之覺令坤繼
唐東都營屯使賈崇焚官府民舍棄城南去副留守
侍郎馮延魯髡髮被僧服匿於佛寺軍士執之令坤慰
其民使皆安堵庚寅王逵奏拔鄂州長山寨執其將陳

等獻之辛卯

太祖皇帝奏唐天長制置使耿謙降獲糧二十餘萬韓
令坤攻唐泰州拔之刺史方訥奔金陵 唐主遣人以蠟
丸來救於契丹壬辰靜安軍使何繼筠傳而獻之以給事
中高防權知秦州

三月甲午朔上行視水寨至泚橋自取一石馬上持之至寨
以供礮從官過橋者人齎一石

太祖皇帝乘皮船入壽春壕中城上發連弩射之矢大如
屋椽牙將館陶張瓊遽以身蔽之矢中瓊髀死而復蘇鏃
着血不可出瓊飲酒一大卮令人破骨出之流血數斗神
色白若 唐主復以右僕射孫晟為司空遣與禮部尚書

王崇質奉表入見稱自天祐以來海內分崩或跨據一方
 或遷革異代臣紹襲先業奄有江表顧以瞻烏未定附鳳
 何從今天命有歸聲教遠被願比兩浙湖南仰奉正朔謹
 守土疆乞收薄伐之威赦其後服之罪首於下國俾作外
 臣則柔遠之德云誰不服又獻金千兩銀十萬兩羅綺二
 千匹晟謂馮延巳曰此行當在左相晟若辭之則負元帝
 既行知不免中夜歎息謂崇質曰君家百口宜自為謀吾
 思之熟矣終不負永陵一抔土餘無所知 充舒黃招安
 巡檢使行光州刺史何超以安隨申蔡四州兵數萬攻光
 州丙申超奏唐光州刺史張紹棄城走都監張承翰以城
 降 酉行舒州刺史郭令圖拔舒州 唐蘄州將李福殺

其補王承僂舉州來降遣六宅使齊藏珍攻黃州 奏
 鳳平也上赦所得蜀兵以隸軍籍從征淮南復亡降於
 虞帝唐主表獻百五十人上悉命斬之 丙午孫晟等
 至所庚戌上遣中使以孫晟詣壽春城下示劉仁贍且
 招諭之仁贍見晟戎服拜於城上晟謂仁贍曰君受國厚
 恩豈開門納寇上聞之甚怒晟曰臣為唐宰相豈可效
 節度使外叛邪上乃釋之 唐主使李德明孫晟言於上
 請帝號割壽濠泗楚光海六州之地仍歲輸金帛百萬
 以求罷兵上以淮南之地已半為周有諸將捷奏日至欲
 盡得一北之地不許德明見周兵日進奏稱唐主不知陛
 下兵力如此之盛願寬臣五日之誅得歸白唐主盡獻江

比之益地上乃許之晟因奏遣王崇質與德明俱歸上遣供奉安女弘道送德明等歸金陵賜唐主詔書其略曰但存帝號何爽歲寒儻事大之心終不迫人于險又曰俟諸郡之志來卽大軍之立罷言盡於此更不煩云荀曰崇質請從茲絕又賜其將相書使熟議而來唐主復上表謝李德裕益稱上威德及甲兵之彊勸唐主割江北之地唐主不悅宋齊丘以割地爲無益德明輕佻言多過實國人亦不之信樞密使陳覺副使李徵古素惡德明及孫晟使王崇質異其言因譖德明於唐主曰德明賣國求利唐主大怒斬德明於市唐主命諸道兵馬元帥齊王景達將兵拒周以陳覺爲監軍使前武安節度使吳錡爲應援都軍

使中書舍人韓熙載上書曰信莫信於親王重莫重於元帥安用監軍使爲唐主不從遣鴻臚卿潘承祐詣泉建已募驍勇承祐薦前永安節度使許文禎靜江指揮使陳德誠建州人鄭彥華林仁肇唐主以文禎爲西面行營應援使彥華仁肇皆爲將仁肇仁翰之弟也夏四月甲子以侍衛親軍都指揮使歸德節度使李重進爲廬壽等州招討使以武德節度使武行德爲濠州城下都部署唐右衛將軍陸孟俊自常州將兵萬餘人趣泰州周兵遁去孟俊復取之遣陳德誠戍泰州孟俊進攻揚州屯于蜀岡韓令坤棄揚州走帝遣張永德將兵救之令坤復入揚州帝又遣

通鑑卷之六十一 卷四十一
太祖皇帝將兵屯六合

太祖皇帝令曰楊州兵有過六合者折其足今坤始有固守之志帝自至壽春以來命諸軍晝夜攻城久不克會大雨營中水深數尺攻具及士卒失亡頗多糧運不繼李德明失期不至乃議旋師或勸帝東幸濠州聲言壽州已破徒之已巳帝自壽春循淮而東乙亥至濠州韓令坤敗唐兵於城東擒陸孟俊 唐齊王景達將兵二萬自瓜步濟江距六合二十餘里設柵不進諸將欲擊之

太祖皇帝曰彼設柵自固懼我也今吾衆不滿二千若往擊之則彼見吾衆寡矣不如俟其來而擊之破之必矣居數日唐出兵趣六合

太祖皇帝奮擊大破之殺獲近五千人餘衆尚萬餘走渡江爭舟溺死者甚衆於是唐之精卒盡矣是戰也士卒有不致力者

太祖皇帝陽爲督戰以劔斫其皮笠明日徧閱其笠有劔跡者數十人皆斬之由是部兵莫敢不盡死先是唐主聞揚州失守命四旁發兵取之己卯韓令坤奏敗楚州兵萬餘人於灣頭堰獲漣州刺史秦進崇張求德奏敗泗州兵萬餘人於曲溪堰 丙戌以宣徽南院使向訓爲淮南節度使兼沿江招討使渦口奏新作浮梁成丁亥帝自濠州如渦口帝銳於進取欲自至揚州范質等以兵疲食少泣諫而止帝嘗怒翰林學士竇儀欲殺之范質入救之帝望

見知其意即起避之質趨前伏地叩頭諫曰儀罪不至死
 臣為宰相致陛下枉殺近臣罪皆在臣繼之以泣帝意解
 乃釋之 五月壬辰朔以渦口為鎮淮軍 戊戌帝留侍
 衛親軍都指揮使李重進等圍壽州自渦口北歸乙卯至
 大梁 六月壬申赦淮南諸州繫囚除李氏非理賦役事
 有不便於民者委長吏以聞 侍衛步軍都指揮使彰
 節度使李繼勳營於壽州城南唐劉仁贍伺繼勳無備以
 兵擊之殺士卒數百人焚其攻具 唐駕部員外郎朱
 因奏事論用兵方略唐主以為能命將兵復江北諸州
 秋七月唐將未元取舒州刺史郭令圖棄城走李平取
 州唐主以元為舒州團練使平為蕪州刺史元又取和州

唐人以茶鹽彊民而徵其粟帛謂之博徵又興營田於
 淮南民甚苦之及周師至爭奉牛酒迎勞而將帥不之恤
 專事俘掠視民如土芥民皆失望相聚山澤立堡壁自固
 操農器為兵積紙為甲時人謂之白甲軍周兵討之屢為
 所敗先所得唐諸州多復為唐有唐之援兵營於紫金山
 與壽州城中燃火相應淮南節度使向訓奏請以廣陵之
 兵併力攻壽春俟克城更圖進取詔許之訓封府庫以授
 楊州主者命楊州牙將分部按行城中秋毫不犯楊州民
 感悅軍還或負糗糒以送之滁州守將亦棄城去皆引兵
 趣壽春唐諸將請據險以邀周師宋齊丘曰如此則怨益
 深不如縱之以德於敵則兵易解也乃命諸將各自守毋

得擅出擊周兵由是壽春之圍益急齊王景達軍于濠州
 遙為壽州聲援軍政皆出於陳覺景達署紙尾而已擁兵
 五萬無決戰意將吏畏覺無敢言者 八月殿前都指揮
 使義成節度使張永德屯下蔡唐將林仁肇等以水陸軍
 援壽春永德與之戰仁肇以船實新芻因風縱火欲焚下
 蔡浮梁俄而風回唐兵敗退永德為鐵繩千餘尺距浮梁
 十餘步橫絕進流擊以巨木由是唐兵不能近 冬十月
 癸酉李重進奏唐人寇盛唐鐵騎都指揮使王彥昇等擊
 之斬首三千餘級彥昇蜀人也 壬午張永德奏敗唐兵
 於下蔡是時唐復以水軍攻永德永德夜令善游者沒其
 船下縻以鐵鎖縱兵擊之船不得進退溺死者甚眾永德

解人盡帶以賞善游者 甲申以

太祖皇帝為定國節度使兼殿前都指揮使 張永德與
 李重進不相悅永德密表重進有二心帝不之信時二將
 各擁重兵眾心憂恐重進一日單騎詣永德營從容宴飲
 謂永德曰吾與公幸以肺腑既為將帥奚相疑若此之深
 邪永德意乃解眾心亦安唐主聞之以蠟書遺重進誘以
 厚利其書皆謗毀及反間之語重進奏之初唐使者孫晟
 鍾謨從帝至大梁帝待之甚厚每朝會班之於中書省宮
 之後時召見飲以醇酒問以唐事晟但言唐主畏陛下神
 武事陛下無二心及得唐蠟書帝大怒召晟責以所對不
 實晟正色抗辭請死而已問以唐虛實默然不對十一月

通鑑綱目卷之四十二
乙巳帝命都承旨曹翰送晟於右軍巡院更以帝意問之
翰與之飲酒數行從容問之晟終不言翰乃謂曰有敕賜
相公死晟神色怡然索靴笏整衣冠南向拜曰臣謹以死
報國乃就刑并從者百餘人皆殺之貶鍾謨耀州司馬既
而帝憐晟忠節悔殺之召謨拜衛尉少卿 十二月王由
以張永德爲殿前都點檢 分命中使發陳蔡宋毫田兗
曹單等州丁夫數萬城下蔡 是歲唐主詔淮南營頽害
民尤甚者罷之遣兵部郎中陳處堯持重幣浮海如契丹
乞兵契丹不能爲之出兵而留處堯不遣處堯剛直有口
辯久之忿懟數面責契丹主契丹主亦不之罪也
四年春正月周兵圍壽春連年未下城中食盡齊王景達

自濠州遣應援使永安節度使許文稹都軍使邊鎬北面
招討使朱元將兵數萬沂淮救之軍於紫金山列十餘寨
如連珠與城中烽火晨夕相應又築甬道抵壽春欲運糧
以饋之綿亘數十里將及壽春李重進邀擊大破之死者
五千人奪其二寨十未重進以聞戊申詔以來月幸淮上
劉仁瞻請以邊鎬守城自帥衆決戰齊王景達不許仁瞻
憤邑成疾其幼子出諫夜泛舟度淮北爲小校所執仁瞻
命腰斬之左右莫敢救監軍使周廷構器於中門以救之
仁瞻不許廷構復使求救於夫人夫人曰妾於崇諫非不
愛也然軍法不可私名節不可虧若貸之則劉氏爲不忠
之門妾與公何面目見將士乎趣命斬之然後成喪將士

皆感泣議者以唐援兵尚彊多請罷兵帝疑之李穀寢
在弟 二月丙寅帝使范質王溥就與之謀穀上疏以爲
壽春危困破在旦夕若鑿駕親征則將士爭奮援兵震恐
城中知亡必可下矣上悅 甲戌以王朴權東京留守兼
判開封府事以三司使張美爲大內都巡檢以侍衛都虞
候韓通爲京城內外都巡檢乙亥帝發大梁先是周與唐
戰唐水軍銳敏周人無以敵之帝每以爲恨返自壽春於
大梁城西汴水側造戰艦數百艘命唐降卒教北人水戰
數月之後縱橫出沒殆勝唐兵至是命右驍衛人將軍王
環將水軍數千自閩河公賴入淮唐人見之大驚乙酉帝
至下蔡三月己丑夜帝度淮抵壽春城下庚寅旦躬擐甲

胄軍於紫金山南命

太祖皇帝擊唐先鋒寨及山北一寨皆破之斬獲三千餘
級斷其甬道由是唐兵首尾不能相救至暮帝分兵中諸
寨還下蔡唐朱元恃功頗建元帥節度陳覺與元有隙屢
表元反覆不可將兵唐主以武昌節度使楊守忠代之守
忠至濠州覺以齊王景達之命召元請濠州計事將奪其
兵元聞之憤怒欲自殺門下客宋垺說元曰大丈夫何往
不富貴何必爲妻子死乎辛卯夜元與先鋒壕寨使朱仁
裕等舉寨萬餘人降裨將時厚卿不從元殺之帝慮其餘
衆必流東潰遽命虎捷左廂都指揮使趙晁將水軍數千
公淮而下壬辰旦帝軍于趙步諸將擊唐紫金山寨大

之殺獲萬餘人擒許文稹邊鎬楊守忠餘眾果泚淮東走
 帝自趙步將騎數百循北岸追之諸將以步騎循南岸
 之水軍自中流而下唐兵戰溺死及降者殆四萬人獲
 艦糧仗以十萬數晡時帝馳至荆山洪距趙步三百餘
 是夜宿鎮淮軍癸酉從官始至劉仁贍聞援兵敗扼吭
 息甲午發近縣丁夫數千城鎮淮軍為二城夾淮水徙下
 蔡浮梁於其間扼濠壽應援之路會淮水漲唐濠州都監
 彭城郭廷謂以水軍泝淮欲掩不備焚浮梁右龍武統軍
 趙匡贊規知之伏兵邀擊破之 唐齊王景達及陳覺
 自濠州犇歸金陵惟靜江指揮使陳德誠全軍而還戊戌
 以淮南節度使向訓為武寧節度使淮南道行營都監將

兵 鎮淮軍已亥上自鎮淮軍復如下蔡庚子賜劉仁贍
 詔使自擇禍福唐主議自首諸將拒周中書舍人喬匡舜
 上疏切諫唐主以為沮眾流撫州唐主問神衛統軍侏臣
 業劉存忠以守禦方略臣業誦羅隱詩曰時來天地皆同
 力運去英雄不自由存忠以臣業言為然唐主怒貶臣業
 撫州副使流存忠於饒州既而竟不敢自出甲辰帝耀兵
 於壽春城北唐清淮節度使兼侍中劉仁贍病甚不知人
 丙午監軍使周廷構營田副使孫羽等作仁贍表遣使奉
 之來降丁未帝賜仁贍詔遣閤門使萬年張保續入城宣
 諭仁贍子崇讓復出謝罪戊申帝大陳甲兵受降於壽春
 城北廷構等昇仁贍出城仁贍卧不能起帝慰勞賜賚復

令入城養疾庚戌徙壽州治下蔡赦州境死罪以下州民
受唐文書聚山林者並召令復業勿問罪有賞為其殺傷
者毋得讎訟曰政令有不便於民者令本州條奏辛亥
劉仁贍為天平節度使兼中書令制辭略曰盡忠所事抗
節無虧前代名臣幾人堪比朕之伐判得爾為多是日卒
追賜爵彭城郡王唐主聞之亦贈太師帝復以清淮軍為
忠正軍以旌仁贍之節以右羽林統軍楊信為忠正節度
使同平章事 詔開壽州倉賑飢民丙辰帝北還夏四月
己巳至大梁 甲申分江南降卒為六軍三十指揮號懷
德軍 五月丁酉以

太祖皇帝領義成節度使 唐郭廷謂將水軍斷渦口浮

梁又襲敗武寧節度使武行德于定遠行德僅以身免唐
主以廷謂為滁州團練使充上淮水陸應援使 秋七月
丁亥上治定遠軍及壽春城南之敗以武寧節度使兼中
書令武行德為左衛上將軍河陽節度使李繼勳為右衛
大將軍 冬十月壬申帝發大梁十一月丙戌至鎮淮軍
是夜五鼓濟淮丁亥至濠州城西濠州東北十八里有灘
唐人柵其上環水自固謂周兵必不能涉戊子帝自攻之
命內殿直康保裔帥甲士數百乘橐駝涉水

太祖皇帝帥騎兵繼之遂拔之李重進破濠州南關城癸
巳帝自攻濠州王審琦拔其水寨唐人屯戰船數百於城
北植巨木於淮水以限周兵帝命水軍攻拔其木焚戰船

七十餘艘斬首二千餘級又攻拔其羊馬城城中震恐丙申夜唐濠州團練使郭廷謂上表言臣家在江南今若遽降恐爲唐所種族請先遣使詣金陵稟命然後出降帝許之辛丑帝聞唐有戰船數百艘在渙水東欲救濠州白將兵夜發水陸擊之癸卯大破唐兵於洞口斬首五千餘級降卒二千餘人因鼓行而東所至皆下乙巳至泗州城下太祖皇帝先攻其南因焚城門破水寨及月城帝居于月城樓督將士攻城十二月乙卯唐泗州守將范再遇舉城降以再遇爲宿州團練使上自至泗州城下禁軍中芻蕘者毋得犯民田民皆感德爭獻芻粟既克泗州無一卒敢擅入城者帝聞唐戰船數百艘泊洞口遣騎訶之唐兵

退保清口戊午旦上自將親雷自淮北進命

太祖皇帝將步騎自淮南進諸將以水軍自中流進共追唐兵時淮濱久無行人葭葦如織多泥濘溝塹士卒乘勝氣芟涉爭進皆忘其勞庚申追及唐兵且戰且行金鼓聲聞數十里辛酉至楚州西北大破之唐兵有沿淮東下者帝自追之

太祖皇帝爲前鋒行六十里擒其保義節度使濠泗楚海都應援使陳承昭以歸所獲戰船燒沈之餘得三百餘艘士卒殺溺之餘得七千餘人唐之戰船在淮上者於是盡矣郭廷謂使者自金陵還知唐不能救命錄事參軍鄒陽李延鄒草降表延鄒責以忠義廷謂以兵臨之延鄒擲

筆曰大丈夫終不負國爲叛臣作降表廷謂斬之舉濠州
降得兵萬人糧數萬斛唐主賞李延鄒之子以官壬戌帝
濟淮至楚州營于城西北乙丑唐雄武軍使知漣水縣事
崔萬迪降丙寅以郭廷謂爲亳州防禦使戊辰帝攻楚州
克其月城庚午郭廷謂見於行宮帝曰朕南征以來江南
諸將敗亡相繼獨卿能斷渦口浮梁破定遠寨所以報國
足矣濠州小城使李璟自守能守之乎使將濠州兵攻天
長帝遣鐵騎左廂都指揮使武守琦將騎數百趣揚州至
高郵唐人悉焚揚州官府民居驅其入南度江後數日周
兵至城中餘癘病十餘人而已癸酉守琦以聞帝聞泰州
無備遣兵襲之丁丑拔泰州

五年春正月丁亥右龍武將軍王漢璋奏克海州 巳丑
以侍衛馬軍都指揮使韓令坤權揚州軍府事 上欲引
戰艦自淮入江阻北神堰不得度欲鑿楚州西北鶴水以
通其道遣使行視還言地形不便計功甚多上自往視之
授以規畫發楚州民夫浚之旬日而成用功甚省巨艦數
百艘皆達于江唐人大驚以爲神 壬辰拔靜海軍始通
吳越之路先是帝遣左諫議大夫長安尹日就等使吳越
語之曰卿今去雖汎海比還淮南已平當陸歸耳已而果
然 周兵攻楚州踰四旬唐楚州防禦使張彥卿固守不
下乙巳帝自督諸將攻之宿於城下丁未克之彥卿與都
監鄭昭業猶帥衆拒戰矢刃皆盡彥卿舉繩床以闔而死

通鑑卷之二十一 卷四十一
所部千餘人至死無一人降者 荆南節度使高保融遣
指揮使魏璘將戰船百艘東下會伐唐至于鄂州 唐以
天長爲雄州以建武軍使易文贊爲刺史二月甲寅文贊
舉城降 戊午帝發楚州丁卯至揚州命韓令坤發丁夫
萬餘築故城之東南隅爲小城以治之 乙亥黃州刺史
司超奏與控鶴右廂都指揮使王審琦攻唐舒州擒其刺
史施仁望 三月壬午朔帝如秦州 唐太弟景遂前後
凡十表辭位且言今國危不能扶請出就藩鎮燕王弘冀
嫡長有軍功宜爲嗣謹奉上太弟寶冊齊王景達亦以敗
軍辭元帥唐主立景遂爲晉王加天策上將軍江南西道
兵馬元帥洪州大都督太尉尚書令以景遂爲浙西道元

帥潤州

晉景遂以浙西方用兵固辭改撫州大都

立弘冀爲皇太子參決庶政 辛卯上如迎鑾鎮屢至

口遣水軍擊唐兵破之上聞唐戰艦數百艘泊東沛州

趨海口扼蘇杭路遣殿前都虞候慕容延釗將步騎右

武統軍宋延渾將水軍循江而下甲午延釗奏大破唐兵

於東沛州上遣李重進將兵趣廬州唐主聞上在江上恐

遂南度又耻降號稱藩乃遣兵部侍郎陳覺奉表請傳位

於太子弘冀使聽命於中國時淮南惟廬州 未下

丙申覺至迎鑾見周兵之盛白上請遣人度 獻

州之地畫江爲境以求息兵辭指甚哀上曰朕本興師止

取江北今爾主能舉國內附朕復何求覺拜謝而退丁酉

覺請遣其屬閤門承旨劉承遇如金陵上賜唐主書稱皇帝恭問江南國主慰納之戊戌吳越奏遣上直都指揮使處州刺史邵可遷秀州刺史路彥銖以戰艦四百艘士卒萬七千人屯通州南岸唐主復遣劉承遇奉表稱唐國主請獻江北四州歲輸貢物數十萬於是江北悉平得州十
四縣六十庚子上賜唐主書諭以綠江諸軍及兩浙湖南荆南兵並當罷歸其廬斷黃三道亦令歛兵近外俟彼將士及家屬皆就道可遣人召將校以城邑付之江中舟艦有須往來者並令就北岸引之辛丑陳覺辭行又賜唐主書諭以不必傳位於子壬寅上自迎鑾復如揚州癸卯詔吳越荆南軍各歸本道鹽鐵弘俶犒軍帛三萬匹高保融

一廿馬匹甲辰置保信軍於廬州以右龍武統軍趙匡贊為節度使丙午唐主遣馮延巳獻銀錢絹茶穀共百萬以犒軍巳酉命宋延渥將水軍三千泝江巡警庚戌敕故淮南節度使楊行密故昇府節度使徐溫等墓並量給守戶其江南羣臣墓在江北者亦委長吏以時檢校辛亥唐主遣其臨汝公徐遼代巳來上壽五月詔賞勞南征士卒及淮南新附之民辛卯以

太祖皇帝領忠武節度使唐主避周諱更名景下令去帝號稱國主凡天子儀制皆有降損去年號用周正朔仍告于太廟左僕射同平章事馮延巳罷為太子太傅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嚴續罷為少傅樞密使兵部侍郎陳覺罷

守本官初馮延巳以取中原之策說唐主由是有寵延巳常笑烈祖戢兵爲齷齪曰安陸所喪纜數千兵爲之輟食咨嗟者旬日此田舍翁識量耳安足與成大事豈如今上暴師數萬於外而擊毬宴樂無異平日真英主也延巳與其黨談論常以天下爲巳任更相唱和翰林學士常夢錫慶言延巳等浮誕不可信唐主不聽夢錫曰姦言似忠陛下不悟國必亡矣及臣服於周延巳之黨相與言有謂周爲大朝者夢錫大笑曰諸公常欲致君堯舜何意今日自爲小朝邪衆默默自唐主內附帝止因使者賜書未嘗遣使至其國巳酉始命大府卿馮延魯衛尉少卿鍾謨使于唐賜以御衣玉帶等及犒軍帛十萬并今年欽天曆劉承

遇之還金陵也唐主使陳覺白帝以江南無鹵田願得海陵鹽監南屬以贍軍帝曰海陵在江北難以交居當別有處分至是詔歲支鹽三十萬斛以給江南所俘獲江南士卒稍稍歸之 秋八月辛丑馮延魯鍾謨來自唐唐主手表謝恩其略曰天地之恩厚矣父母之恩深矣子不謝父人何報天惟有赤心可酬大造又乞比藩方賜詔書又稱有情事令鍾謨上奏乞令早還唐主復令謨白帝欲傳位太子九月丁巳以延魯爲刑部侍郎謨爲給事中巳未先遣謨還賜書諭以未可傳位之意唐主復遣吏部尚書知樞密院殷崇義來賀天清節 冬十一月乙丑唐主復遣禮部侍郎鍾謨入見 初唐太傅兼中書令楚國公宋齊

丘多樹朋黨欲以專固朝權驟進之士爭附之推獎以爲國之元老樞密使陳覺副使李徵古恃齊丘之勢尤驕慢及許文稹等敗於紫金山嘗與齊丘景達自濠州遁歸國人恟懼唐主嘗歎曰吾國家一朝至此因泣下徵古曰陛下當治兵以扞敵涕泣何爲豈飲酒過量邪將乳母不至邪唐主色變而徵古舉止自若會司天奏天文有變人主宜避位禳災唐主乃曰禍難方殷吾欲釋去萬機棲心沖寂誰可以託國者徵古曰宋公造國手也陛下如厭萬機何不舉國授之覺曰陛下深居禁中國事皆委宋公先行後聞臣等時入侍談釋老而已唐主心愠卽命中書舍人豫章陳喬草詔行之喬惶恐請見曰陛下下一署此詔臣不得得見矣因極言其不可唐主笑曰爾亦知其非邪乃此由是因晉王出鎮以徵古爲之副覺自周還亦罷近職鍾素與李德明善以德明之死怨齊丘及奉使歸唐言於唐主曰齊丘乘國之危遽謀篡竊陳覺李徵古爲之羽翼理不可容陳覺之自周還矯以帝命謂唐主曰聞江南連歲拒命皆宰相嚴續之謀當爲我斬之唐主知覺素與續有隙固未之信鍾謨請覆之於周唐主乃因謨復命上言久拒王師皆臣愚迷非續之罪帝聞之大驚曰審如此則續乃忠臣朕爲天下主豈教人殺忠臣乎謨還以白唐主唐主欲誅齊丘等復遣謨入稟於帝帝以異國之臣無所可否十二月己亥唐主命知樞密院殷崇義草詔見齊丘

得得見矣因極言其不可唐主笑曰爾亦知其非邪乃此由是因晉王出鎮以徵古爲之副覺自周還亦罷近職鍾素與李德明善以德明之死怨齊丘及奉使歸唐言於唐主曰齊丘乘國之危遽謀篡竊陳覺李徵古爲之羽翼理不可容陳覺之自周還矯以帝命謂唐主曰聞江南連歲拒命皆宰相嚴續之謀當爲我斬之唐主知覺素與續有隙固未之信鍾謨請覆之於周唐主乃因謨復命上言久拒王師皆臣愚迷非續之罪帝聞之大驚曰審如此則續乃忠臣朕爲天下主豈教人殺忠臣乎謨還以白唐主唐主欲誅齊丘等復遣謨入稟於帝帝以異國之臣無所可否十二月己亥唐主命知樞密院殷崇義草詔見齊丘

通鑑卷之六十一 卷四十一
覺徵古罪惡騰齊丘歸九華山舊隱官爵悉如故徵責授
國子博士宣州安置徵古削奪官爵賜自盡黨與皆不問
遣使告于周

六年春正月唐宋齊丘至九華山唐主命鎖其第穴墻給
飲食齊丘歎曰吾昔獻謀幽讓皇帝族於秦州宜其及此
乃縊而死謚曰醜繆 夏六月唐清源節度使留從效遣
使入貢請置進奏院於京師直隸中朝成寅詔報以江南
近服方務緩懷卿久奉金陵未可改圖若置邸上都與彼
權衡受而有之罪在於朕卿遠修職貢足表忠勤勉事舊
君且宜如故如此則於卿篤始終之義於朕盡柔遠之宜
惟乃通方諒達予意唐主遣其子紀公從善與鍾謨俱入

貢上問謨曰江南亦治兵修守備對曰既臣事大國不
敢復爾上曰不然嘗鄉時則為仇敵今日則為一家吾與汝
國大義已定保無它虞然人生難期至於後世則事不可
知歸語汝主可及吾時完城郭繕甲兵據守要害為子孫
計莫歸以告唐主唐主乃城金陵凡諸州城之不完者葺
之戍兵少者益之

臣光白或問臣五代帝王唐莊宗周世宗皆稱英武二主
孰賢臣應之曰夫天子所以統治萬國討其不服撫其微
弱行其號令一其法度敦明信義以兼愛兆民者也莊宗
既滅梁海內震動湖南馬氏遣子希範入貢莊宗曰比聞
馬氏之業終為高郁所奪今有兒如此郁豈能復其業乎

馬氏之良佑也希範兄希聲聞莊宗言卒矯其志而殺
之此乃市道商賈之所為豈帝王之體哉蓋莊宗善戰者
也故能以弱晉勝強梁既得之曾不數年外內離叛置身
無所誠由知用兵之術不知為天下之道故也世宗以信
令御羣臣以正義責諸國王環以不降受賞劉仁贍以堅
守蒙裏嚴續以盡忠獲存蜀兵以反覆就誅馮道以失節
被棄張美以私恩見疎江南未服則親紀矢石期於必克
既服則綏之如子推誠盡言為之遠慮其宏規大度豈得
與莊宗同日語哉書曰無偏無黨王道
湯蕩又曰大邦畏
其力小邦懷其惠世宗近之矣

通鑑紀事本末卷第四十二

